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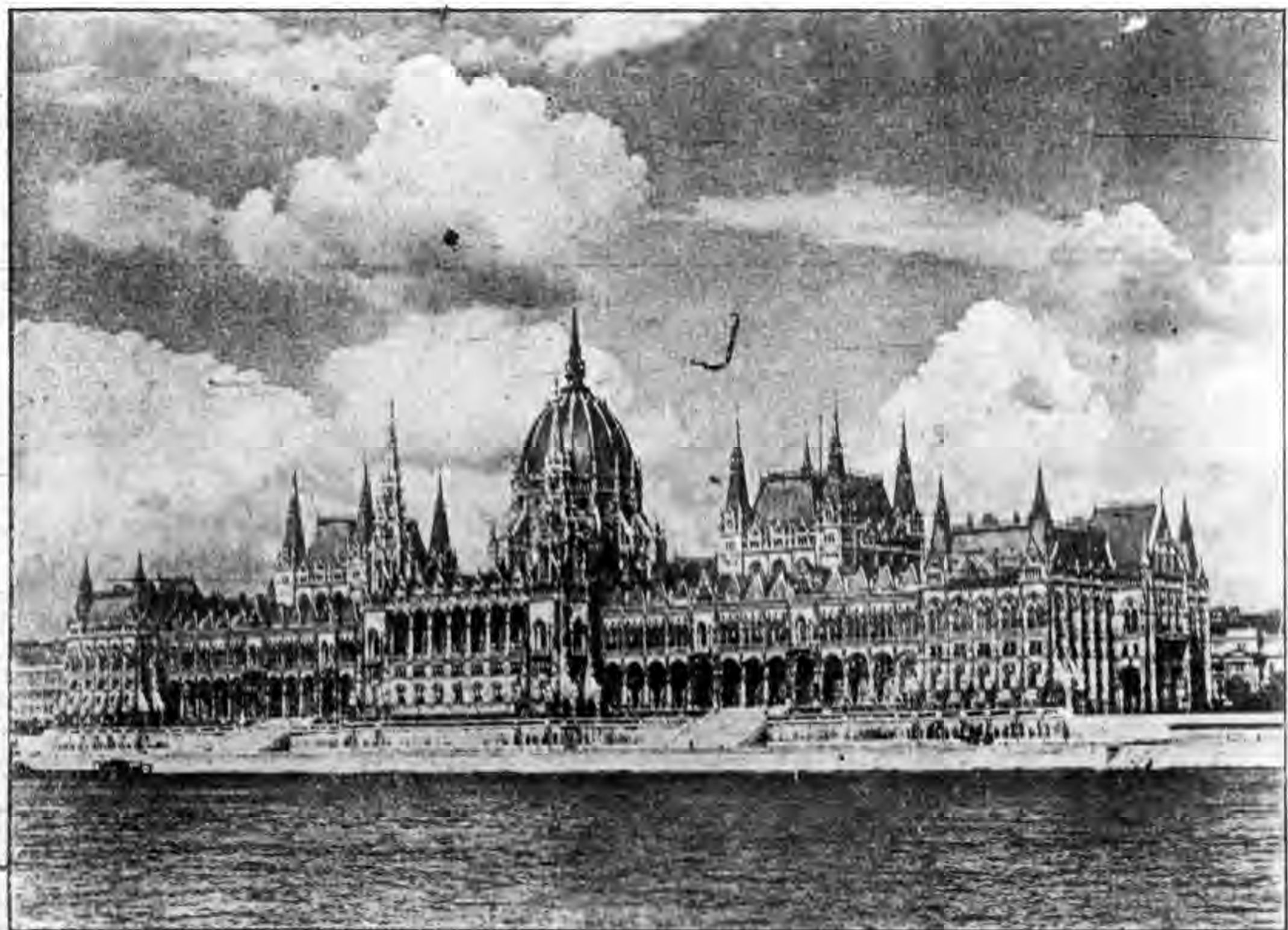
聖教雜誌

目 要

- | | |
|-----------------|------|
| 聖誕節獻詞 | 蔡總主教 |
| 天主教與戰爭 | 趙石經譯 |
| 耶穌傳 | 楊堤 |
| 何謂靈身 | 徐宗澤 |
| 耶穌會樞機聖羅培德伯辣彌諾 | |
| 傳教報告 | 吳應楨 |
| 陸伯鴻先生之慈善事業 | 袁承斌 |
| 將舉行於匈加利京城布達伯斯之三 | |
| 十四屆國際聖體大會 | 啟開譯 |
| 聖跡叢談 | 景瞻 |



匈 京 布 達 伯 斯 特 全 景



匈 牙 利 國 會 議 院

REVUE CATHOLIQUE

誌 雜 教 聖

期 二 第 N° 310 卷 七 十 二 第
月 二 第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目 要

聖誕節獻詞	蔡總主教
天主教與戰爭	趙石經譯
耶穌傳	楊 堤
耶穌會樞機聖羅培德伯辣彌諾	
傳教報告三	吳應楓
何謂童貞	徐宗澤
陸伯鴻先生之慈善事業	袁承斌
將舉行於匈加利京城布達伯斯之三十四屆 國際聖體大會	啓開摘譯
聖跡叢談	景 瞻
信箱	澤
教中新聞	
教皇召見子城主教并助難民捐	華盛頓公教大學修之修會會院達三
十六座 俄國鄉民及紅軍武力開放已封閉之聖堂	天主之指導爲和
平唯一之希望 聖地看守者方濟各會士之工作	四十二年斐洲傳
教之成績 香港恩主教預發關於戰事之第二次公函	全國各地公教
機關救護傷兵難民 移動聖堂將連陝	甘肅天水總堂慶祝法大司牧
晉升主教銀慶記 第一位國籍華爾比斯司鐸回國服務	川邊縣教
區之新發展 聖言會修士越過喜瑪拉雅山	

中外大事表

匯 家 徐 ★ 版 出 社 誌 雜 教 聖 ★ 海 上

號 三 二 八 一 第 字 警 証 記 登 部 政 內

類 紙 聞 新 爲 認 號 掛 政 郵 華 中

ORPHELINAT de T'OU-BÈ-WÈ
près ZI-KA-WEI, SHANGHAI

Février 1938

上海土山灣育嬰堂印書館

GÉOGRAPHIE de la CHINE

par le P. René JOÜON, S. J.

Gr in-4° (31 x 23 cm.) 142. pag.

64 pag. de cartes et graphiques en couleurs.

Géographie physique, politique, commerciale. Voies de communication; langues; religions. Relations avec Indochine, Indes néerlandaises; etc.

Pour chaque nom de ville sont donnés: la romanisation française et celle de la poste, et les caractères chinois.

4^{ème} édition

\$ 4.00

Pro missionariis, reductio 25%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par le P. Henri Doré, S. J.

Grand in-8° 24 x 16 cm.

Collection commencée en 1911, finie en 1938

Impression de luxe — Reliure élégante, genre chinois

Nombreuses chromolithographies en 8 à 10 couleurs, d'après les originaux chinois.

18 volumes

\$ 100.00

Pro Missionariis \$ 75 00

Vient de paraître

Tome XVIII et dernier

Lao-tse et le Taoïsme

XIV + 229 pp 14 gravures en couleurs et 2 noires

\$ 6 00

Pro Missionariis \$ 4.50

Manuel des Superstitions Chinoises, 2^e éd; 224 pp

\$ 1.60

聖誕節獻詞

蔡總主教

(一)由東西各國來中國傳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國教友，協同中華人民合作，以期達到中華民族幸福的目的者，乘此聖誕佳節，我願向大家說幾句話，良人享受平安於地。耶穌基督降世為人，乃純是爲了人類，爲使人類獲得生命，爲使人類享受幸福。他爲達到這個目的，不是空口說白話，却是腳踏實地的工作，以極大量的代價：犧牲自己的性命，犧牲自己的一切，換取人類的幸福和永遠的生命。我們效法耶穌，犧牲一切。

(二)凡到中華民國內來作傳教工作的主教神父，你們背鄉離井，拋棄家庭，離了父母，而應耶穌基督的招呼，是要以耶穌基督及聖父教宗的名義，把耶穌基督福音中的信仰，希望，仁愛三德傳播在具有五千年的歷史，具有世界最優秀文化的中華民國內，使我們極可愛的中國弟兄姊妹，獲得信仰，希望，與仁愛三德。所以傳教的活動與工作，不是政治的，殖民的，經濟的，商業的，物質的，現世的純人的，却是要以信仰的，教育的，慈善的，博愛的事功，來醫治人類精神及肉體上的種種疾病，而達到最後

的目的：拯救衆人的靈魂。你們在傳教區域內工作，如聖保祿所說，你們應視傳教區域，當作你們的第二本鄉；故不論中外的傳教士，都要以本地民衆的幸福，當工作服務的目標。爲這第二本鄉，你們情甘願意獻出一切：獻出你們的理智，愛情，工作，財產，以及身體性命，完全獻出，老於中國，死於中國，總之凡聖教會之所有，掃數的爲中國的利益而消耗。如此作去，便是實現耶穌基督的理論，實踐公教的誠條，師法聖父教宗的善表。

(三)說到聖父教宗，他是聖教會的元首，統治全世界的教務，他總未曾思想過，並且也不能够曲解正義，來危害中國的利益；不寧如是，而且從他的公開的或寫給私人的文件中，證明他是對中國常表示着優先的愛情，共同合作，實地幫忙，以求中國的福利。

比如在傳教區域中所有的一切事業，皆以聖父教宗爲原動力，或創辦或增進教育，慈善，醫藥，救護等事業。自從戰事發生以來，聖父教宗就慨然捐贈了許多金錢，以爲救護傷兵及收容難民之用。

在國際或戰爭的各種問題上，教宗常以道德方面的力量，權威，啟發或暗示給大家解決糾紛的明智的辦法，各守界限，衛護正義。

(四)我以宗座代表的資格，所有工作，無不以教宗名義行之；我曾經經過許多省分，視察各地的傳教區，所有工作目標，皆為中國民族的利益，我在中國，就只為中華民族服務。最近組織了天主教救護會，救護傷兵，收容難民，並無任何政治背景與作用，只是以慈善博愛為出發點。在最近致全國主教的公函中，把教會所有的慈善事業，加以調整，使之都合理化，彼此聯絡，俾能發揮他們的最大效率，因為力量分則成效少，力量合則功效多，這是很淺近的道理。聖教會以至公二字作她的特別標誌，無間中外，一視同仁，而組合聖教會的各個份子。

在上述的公函中，我注意到三點：

(A)多祈禱：當着人們不知，不願，或不能幫忙我們的時候，天主却知道，也願意，而且又有力量來和幫我們

(B)多工作：現在我們看到有多少我們的弟兄，在饑餓線上打轉，受傷的，逃亡的，情形實在可憐，在這些遭遇災難的弟兄們身上，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化身，我們應盡所能的去幫忙，救助他們；但幫忙或救助，不該說空話，而要實際的多多工作。

(C)犧牲自己：我們在談話的開始，就說到我們應效法耶穌基督犧牲自己。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上，要以極度的節儉，節省出為生活的非必需品，以增大救護的工作範圍。如今不妨把節儉辦法敘述於下。(1)節食：減去肉食，屢次守齋，以節食所得，充作救護之用。(2)捐獻衣服：當此冬寒時期，每人都要設法捐助一件棉衣，送給傷兵或逃亡的難民。(3)獻金：個人的，家庭的，富餘的金錢，要把牠獻出，或者在聖堂內，團體中去募化。(4)盡量減去一切為生活非必需品，如煙，酒，點心，水菓等。(5)減去議會，慶典，歡迎，歡送等外面的排場，以及身上或室內的裝飾品。(6)打開自家的房門，盡量收納逃亡的難民。(7)犧牲自己的精力，學習醫學，看護的技能，最低限度，每人要學習一些包紮創傷，防備傳染病的常識。(8)聽從政府的指導，與政府合作，循規蹈矩，埋頭苦幹；衛護社會秩序，維持民衆及後方的安寧，凡一切足以擾亂治安或秩序的行動，不但要避免，而且要設法阻止。

(五)以上各點，要利用各種環境，在各地地方，應時常向大眾宣傳，講解，俾大家完全瞭解；使大家完全遵循中央的政令和指導。這些雖說是一卑之無甚言論，一然而却都是福音上的最寶貴的教訓，任何人不得隨意抹殺加減，或擅自修改曲解的理論。我們要把牠實現，整個的實現於今日。那末，「良人享受平安於地」。

天主教與戰爭

上海教區甘雅各司鐸 Joannes F. Kearney S. J. 原著
原載中華公教教育叢刊十卷十一期

趙石經譯

美洲內戰，犧牲了七十萬人的性命，拿破崙戰爭，犧牲二百萬人，前次世界大戰，死八·三六一·五九五，傷二一·一三九·九九三人。所以我們不要奇怪教宗本篤第十五世稱歐洲大戰是「可怕的殘殺」，「恐怖的鞭撻」，「駭人的災禍」，「無謂的屠戮」，「慘酷的惡劇」，「歐洲文明的自殺」。這種戰爭，除却了違反宗教理性之外，又使仁人君子，觀到未來世界大戰的可能，不由地要驚心動魄起來了。我們草就這篇含有歷史性質的論文，先得把我們天主教對於戰爭，和兵役的學理陳說一翻，再加以實際和平工作的研究，作為結論。

I 唯理學家白顏德 M. Bayet 在他「初世紀時的和平主義與天主教主義」的一篇論文裏說：「天主教初興時代對於戰爭和兵役有兩個矛盾的觀念：第一，戰爭常為一種罪惡，兵役是不道德的，因此教友不得參加；第二，戰爭能成為許可的，兵役在道德上純屬正當。因此一個教友，雖在太平時期，也得良心坦白地從事工作，他援引君士坦丁皇帝歸正的兩樁事實作為根據：三一四年亞爾拉斯公

會議會頒一種新學理，肯定兵役為正當，那末戰爭也自然正當的了。他以為，君士坦丁皇帝曾經宣言說：「天主教如果要獲勝利，應當運用其勢力，使教友一致擁護羅馬軍隊的武力」。

白氏本來是個反公教著作家，他把一切問題的焦點，都拉雜一起，那末他評論初世紀時聖教會對於兵役的態度，未免妄說得太含混了。我們要知道，這個兵役問題，在羅馬外教帝國的教難嚴重時期，是很難解決的；這為當時的教友有背教，或至少為他們嬌嫩的信德，是很危險的，所以直到聖教會把這個問題明白規定為止，在服務兵役的教友的心上是極正當的舉動，而人們說有兩個矛盾之點，明明和聖教學理不能相容，是不正確的。事實告訴我們，起初三世紀時光，在羅馬軍隊裏有許多的教友軍官和教友士兵，聖教會並沒有把他們當作叛徒看待。並且其中有許多是為主捐軀的聖人，聖教會確把他們抬舉到祭台上受人恭敬呢！

名人代爾多良固曾堅決地主張兵役和教友生活是根本

不能相容的，同樣的意見在拉克當司，和奧利日納的著作裏面，都能尋到，他們這種極端不容的見地，仍是因為君士坦丁皇帝歸正後在羅馬軍隊裏有許多外教禮節，為教友背教的危機，是極端嚴重的；但聖教會在那個時期所以不加禁止的，也祇是因為有陷教友士兵的良心於不安境遇的危險呢！這在教難嚴重，邪神敬禮濃厚的空氣之中，數見不鮮的事。幾時環境情勢變易，使和平與戰爭可依照聖教原則調解的時機到來之後，聖教馬上着手進行工作的。第一個完成這項工作的，便是聖奧斯定。士兵聖瑪爾定領洗之後，馬上拒絕從軍，他對羅馬皇帝說：「我現在做了基多的士兵了，我以後再不能打仗了」。但這個熱心新教友所做的，似乎比較聖教會來得嚴格一點了。在羅馬帝國騷擾傾覆的時代，聖教會作什麼舉動？蠻族成羣結隊侵入羅馬時代，聖教完全抱靜觀態度，聽他們洗劫，絲毫沒加抵抗嗎？有一種舉動在現代人的眼光裏看來，是不雅觀的，就是當時有許多主教和修院院長隨着封建制度的君長之後，時以武力保衛他們自己的產業，教宗們自己也曾乘機強迫世俗君長用武力保衛聖座產業，使蠻族不得劫掠，末後，教宗們又宣講十字軍，東征回教徒，以保全聖教文化。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人的眼光裏看來，聖教這種尚武精神

似乎有點不應該，而不知當時惡劣的時勢實強迫聖教首領不得不採取這種武力呢！但聖教歷代以來在實際上確是主張和平的偉大機構，我們暫引幾個最顯著的例証以見一斑：

公元後四五一年，教宗聖良因羅馬人民，元老院和皇帝瓦倫登的請求，而與匈奴酋長亞底拉 Attila 議和於羅馬城外，亞底拉撤兵回去。四年之後，教宗聖良又把羅馬由汪大耳首領盛帥利克 Genseric 之手，救了出來，不遭焚燬，教宗雅特盎第一世，因為查理曼皇帝頒佈了過分嚴酷的詔令，不但把叛國，殺人縱火的人，處以極刑，而且把一切拒絕領洗的撒克遜人，格殺不論，而向他提出嚴重抗議。本篤第八世（一〇二一—一〇二四）會制定世界和平計劃，並出命令使以後一切爭端不用武力而依法律解決。烏爾朋第二世於一〇九五年勒令全世界教友國，遵守「天主的休戰」Truce of God 協約，以保持教友中光榮的和平。依諾森第二世（一一三〇—一一四三）會調停英格蘭和斯各蘭間的爭執。依諾增第三世（一一九八—一二二六）會五次排解法王斐理伯與古斯多 Philip Augustus 和英王間的爭端，其中有四次獲得相當的和平成績。鮑尼法爵第八世（一二九四—一二〇三）會調解英法兩國間的爭端，並立法

聖斐理第四 Philip The Fair 尊重英法兩國間的和平盟約。若望第廿二世(一三一六—一三三四)曾調停英格蘭和斯各蘭間的戰爭；而且勒令法王斐理伯第五休戰。本篤第十二世(一三三四—一三四一)屢與好戰君王周旋調解。其結果，因着盟約的效力，使英法兩國間的百年戰爭，滯緩十年爆發，其餘教宗如格萊孟第六世，烏爾朋第五世和額我略第十一世，在第十四世紀時光，都曾竭盡其幹旋英法和佈爾公第三間的和平能事。教宗歐才第四世(一四三一—一四四七)曾盡平生精力於恢復歐洲和平，因着他的居中調處，而法王查理第七 Charles VII 和佈爾公喬斐理伯第一 Philip The Good 於一四三五年簽訂亞拉斯 Arras 和約。他的繼任教宗尼古拉第五世，加里斯多第三世曾自願為英法兩國間的調停員，西克斯多第四世(一四七一—一四八四)曾努力恢復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國間的和平。依諾增第八世(一四八四—一四九二)說：「保持和平是宗徒職務之一」，他也曾積極活動，以達其目的。就是那個有名的亞歷山第六世也曾於一四九三年諭令西班牙和葡萄牙停止新大陸流血的戰爭，同時制止英德丹麥三國的戰爭，以保全意大利的和平。

自第十六世紀以還，教宗們的居中調停不見出現，不

聖教雜誌……天主教與戰爭

是因爲教宗們在和平的偉大立場上失掉了他們調處的興趣，却是因爲各國貪圖他們政治上的完全自由，而實際上拒絕聖教簡接干與國際政治。一六四八年韋斯發利亞和約 The Treaty of Westphalia 因爲不顧教宗依諾增第十世的代表的反對而擅自簽訂，故有一部份經教宗公然處罰，這項條約便成了現代歐洲政治的完全世俗化，消除許多高尚的道德觀念，專尙國家主義，使國家政治的最高機關處理國際事件得完全自由的因素，今日之下我們正在食牠的惡果呢！

自從上項條約簽訂之後，教宗干與國際政治工作，便暫時宣告停止了，到教宗良第十三世時代又繼續活動起來了。當時德國首相卑斯麥向西班牙駐柏林公使建議組織世界和平法院，以調處德西兩國間關係嘉祿林羣島的爭執，提議後三星期，柏林和瑪德里同被教宗邀請簽訂條約，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雙方均表滿意而爭執便告解決。一八九〇年三月，教宗良第十三世又因葡萄牙的請求而再度調停英葡兩國間的衝突，一八九一年五月，雙方都允簽訂和約。一八九〇年，比王雷奧玻爾請求教宗調解比屬剛果和葡萄牙間的爭執。一八九八年沙而尼古拉第二 Nicholas II 設立海牙和平會，請求教宗良第十三世援助，

教宗立即答覆，並堅主這種永久的國際制裁機關的設立是極端需要的。邀請書，便於一八九九年，四月六日發出，但因意大利反教宗政府的要求，而華諦岡被邀請人的名字竟遭塗抹，且海牙和平會的第六十條規程，把教宗在永久的國際制裁會的參加，置之例外。一九〇九年巴西，玻利亞，秘魯都請教宗庇護第十世做法律和經濟的裁判員，教宗便派代表出席討論，本年九月八日，三方代表滿意，到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二日和約成。一九一一年，庇護第十一世公然贊成美國加爾納其的國際和平基金會，並致書駐華盛頓宗座代表說：「你應當推進和平，抑制好戰性理以避免戰爭危險。這是真正的偉大經營；我們一切都得對着這個目標進行，就是我們不能直接完全達到這個目的，也得建樹個光榮的努力，使我們得為公共幸福的創辦人和保護人」。一九一四年，教宗庇護得悉奧國已向塞爾維亞致最後通牒之後，馬上致書與皇方濟各若瑟，要求他「勿以全歐人民的鮮血玷污他晚年的功績」，與皇置之不理。教宗又召見奧國駐華諦岡公使，使上書請求，但仍屬徒然，教宗又促駐維也納欽使進見與皇，設法斡旋，欽使遵令等了好久，而與皇竟不與接見，幾時歐洲大戰宣告爆發，而教宗逝世了！

II 天主教對於戰爭的超性學理：近幾年來，天主教負責的發言人對於戰爭的慘事發表了許多的言論，他們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中有幾個人竟說一切戰爭，除却了自衛而抵抗侵略行動的戰爭外，都不得為公正。我們暫且不論戰爭的公正不公正，而祇言戰爭的有理沒有理，特地在現代的情勢之下，從事戰爭，造成空前的災禍而往往缺乏相當的理由呢！

我們討論戰爭，也絕對不可以贊成那些極端和平派的主張，因為戰爭如果是種本來的惡事，像奸淫，侮辱天主等一樣是根本的惡事，那末，理由無論如何充分，環境無論如何嚴重，戰爭的性質，無論是侵略的，或自衛的，公正不公正，總不得宣戰；因為目的無論如何好，總不能使所用方法成為公正。天主誠命禁止殺人，也並非是說，戰爭一定違法的，更不是說殺人者必當依法處以梟首極刑，或是一種惡意的屠殺，却是說：「人不得無故殺人」。所以戰爭的道德問題，總歸於「怎樣戰爭常為公正」？的一句話可以解決了。聖多瑪斯是聖教歷史上最偉大聖師之一。他曾根據第四世紀時聖奧斯定大聖師的學理，而把公教歷代以來對於戰爭的學理彙集成編，他解決「戰爭常為當受天主嚴罰的罪惡」，因為瑪竇經廿六章五十一節說：「

人以劍傷，以劍被傷」的一個難題，引用聖奧斯定論「百夫長的傭僕」的演說辭作爲根據，聖奧斯定說：「如果聖教法律是絕對禁止戰爭的，那末，爲兵士們救靈的勸告，應當在聖經裏曉諭他們知道，教他們拋棄兵械，並和軍隊完全脫離關係了。但聖經訓諭却給他們說：『你們應當壓足你們的餉酬』。Luc. III, 14. 所以聖經並沒有禁止那些壓足餉酬的兵士們爲他們號令的人戰爭。所以由國家領袖宣佈爲保衛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戰爭，只要他的用意正當，就不是罪惡；反之，則戰爭，便是罪惡」。聖多瑪斯接着說：使戰爭正當，只要有三種條件：

(一) 必須由國家領袖的權力才能宣戰；他的意思就是戰爭不是任何私人可以宣佈的，必須由管理國家的人爲保衛國家或省區而認宣戰爲必要的舉動，才可以宣戰，我們都知道國家領袖用武力消除內亂，或處罰搗亂份子，是法律認爲公正的舉動，那末，用武力抵抗外敵，以保衛國家，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二) 必須有正當的理由：這就是說，攻擊的人，應當視戰爭是種惡事。因此聖奧斯定說：「戰爭常得定斷爲正當的，若使要爲國家雪恥，或爲收復失地」。

(三) 宣戰的宗旨應該正當；聖奧斯定說：教友宣戰

不爲貪慾，不爲殘殺，而祇爲求得和平，剷除惡孽，推進公益的，這種戰爭都爲正當。相反，若欲肆意侮辱，或採取殘酷的報復手段，存心稱霸等，都是使戰爭成爲不公正的因素。所以聖多瑪斯總而論之說：「誰無任何正當的權力而以劍傷人者，將要被傷，就是說將來必受處罰。但若因國王權力，或判官，如若這判官本來是個私人，而人視之爲有天主權力的而以劍傷人，那就不應該受處罰了」。聖奧斯定又說：對鄰人宣戰以壓服他，或對一個沒會攻擊我的民族宣戰以打倒他，專想稱霸，不講情理的，那在正義立場上，與盜劫何異？所以他說：「這種侵害人者的好大喜功，實爲國家的最大不幸，因此好大喜功的心意，而他們作惡更形果敢，他們所作的惡事就成爲國家內心的動敵了」。從此看來，聖奧斯定並不是個極端主張和平的；因爲極端和平主義，祇能增張侵畧無辜者的野心而已。聖人又說：「宣戰是爲保障和平」，聖多瑪斯繼續說：「我們應當和平」，就是說，我們宣戰應當謹慎將事，這樣，那末，你攻擊他人，就有和平的收成了。

除却了上述三個理由以外，聖多瑪斯因爲見到戰爭問題日形複雜，又外加四個理由，使戰爭成爲公正：

(a) 一切避免戰爭的和平方法完全失敗，或不可能；

(b) 有成功的合理希望；就是不使人民單清遭難，而對於現在或將來不獲一點利益；(c) 戰爭中所受的災禍不得較大於從事避免戰爭的災禍。(d) 國際公法仍得尊重保守。法國樞機主教萬爾典 Cardinal Verdier 曾發表最激昂的論調反對戰爭說：「戰爭是由強權構成的，其不能避免的結果，就是燬滅人類生活，增疊國家最慘重的災禍，並且這在事實上，不宜爭其誰直誰曲；因為勝者不一定是理直，敗者不一定理曲。原本地說，勝利多屬於技術較精，勢力較強者，並且往往幸運居半，猶如決鬥本為一種愚魯而不合情理的舉動，因為此種舉動不能給人以理直理曲的證明。戰爭的災禍，因着科學昌明和現代化的戰術而日形嚴重了，並且破壞能力正在長足進展，至於無窮，既然如此，我們應當說：「戰爭除非為正當的保衛行動之外，都不得成為正當」，作為永久的鑄語」。

但無論如何，公教歷代相傳的普遍學理，常根基理論和性律而主張攻擊或自衛兩種戰爭，如若一切相當條件，都已完備，是可以使得的；因為如若許個人以武力抵抗武力，那末一樣也得許國家以武力抵抗武力了，因為國家是個人的集團。若性律給與個人以保衛自己本身的權利或洗雪所受恥辱的能力，那末國家最高領袖反沒有更高尚的權力在必要時採取攻擊戰爭，以保衛他們的權利或洗雪恥辱嗎？不過若要採取攻擊戰爭，那末他們有的權利應當是確實的，自衛戰爭，却祇須他們的權利，是似確的就够了。在一定不公正的戰爭之中，那末雖則就在自衛的當兒，也不得把敵人殺死；因為你是個不公正的侵畧者。

公教贊成公正的戰爭，是確信無疑的；公正的戰爭時期，通國的城市鄉鎮都能聽到戰鼓助興的聲音。公教也有時不但不因人們愛國的狂熱而昏迷其道德上裁判的眼光，而且顯明堅決地向教友們宣講他們應當為國犧牲的重要任務；祝聖軍旗，幾時教友咨詢以怎樣完盡其公正的高尚使命，那末，公教直捷痛快，毫不滯疑勸告他們應當個個成戰爭的英雄！牠又不但包紮傷兵的傷處，並給死者行最後的聖禮，而且還派隨營司鐸和兵士們同入戰壕，鼓勵他們忍耐勇敢，誰願領聖體的，則給他們送聖體。

如果這種舉動引起極端和平派的反感，那末公教救護員自動的臨上雙方陣地的舉動，更將引起多麼大的反感？幾時司鐸們站在敵對方面的陣線上，為他們本國將士施行聖事，各求天主賞賜能獲勝利，那時教宗雖則時常發言，但仍保守中立，雖則憂傷抑鬱，而仍為雙方從事血戰者的公父。請問教宗保守中立，是因為他是個投機份子呢，還

是因爲人們不願以曲直，訴諸在世的基多代表？世界大戰時，教宗曾受雙方無情的指責，因爲他沒有運用他道德上偉大的力量，以壓制此方或對方，但教宗確始終拒絕改變其態度呢，這種同樣的指責，現在仍以同樣激昂的老調高唱着呢；有些好奇份子，還很蠻橫地指責歷代教宗，不容忍虐王，干與國王政治，國王有違反道德的舉動，便把人民對於國王所宣忠信的誓願解散等事實，近代教宗們已經做到使國王在加冠時宣立保存教友信德的誓願的地步，而公教也和已經承認的國際最高法院接近了；在這個法庭上，各國所發生的爭執，都得以有效的方法，處理解決。公教會顯明地申明牠，除非有衝突的一方面的邀請，總不願，且不能與聞純粹的政治問題。但幾時遇到直接攻擊公教權利的舉動像俄國，德國西班牙的公教，那末牠便要提出嚴重的抗議了；餘者牠也覺得今日之下有領導好戰的人們歸向天的重大任務了。但在任何普通原則之下，公教總是厭惡戰爭，誰欲啓釁，應負一切慘重的責任。

III 天主教對於軍役的學理，筮伯萊利 Taparelli 在他一一六二年所著的「性律論」裏說：「誰首先提倡強迫入伍推行徵兵，便是人類的禍首；因爲其餘一切國家都要起而效尤，保持均勢」。樞機主教加斯巴利詮解教宗本

篤第十五世的和平報告書說：「在聖父眼裏看來，只有一種實際辦法可以遵行！就是各個文明國家，共同贊成取消軍役的實務。」強迫入伍，是百餘年來一切毒害社會的災禍的「真原因」。既然如此，那末，天主教對於軍役問題，在今日情勢之下，究竟抱什麼態度？

一九三三年五月，有張通告：根據着道德理由，知照法國各州長贊助鼓勵「拒絕從軍運動」；幾時從軍的命令傳到了，反對的人便宣言他不能奉命，因他認以爲這有引起不公正戰爭的可能，同時他也給我們幾個理由說：（一）戰爭是可畏的，不人道的，所以是不道德的。（二）戰爭既屬不道德，那末，一切準備戰爭的工作也都不正當。（三）既然一切軍隊都是激怒其他民族的舉動，那末，制止戰爭最好最迅速，最簡單最根本的方法，便是組織個普遍的拒絕從軍運動團，不但在戰爭時期，就是在太平時期也應當有。如果，我們打了敗仗，被別的國家燬滅了，那末，我們的犧牲將要警告人民的良心使取消戰爭。

公教評論這個學理如下：公教常要求豁免神品階級從事戰爭，不是因爲是天主的命令，却認此爲一種特別權利，是因爲流血的屠殺是和神品階級的地位，完全不相宜的，但公教還准許他們用別的方法在保衛他們國土的工作上

加以援助呢。更有甚者，公教爲避免建樹不服從的榜樣起見，特給與反神品階級的國家的神品階級以豁免，譬如法國要求通國皆兵，在戰爭時期都得共上前線作戰，於是公教便把法國的神品階級豁免了。公教的確承認戰爭是可畏的，不斷的設法避免的，牠也從沒有承認戰爭一定常常是不道德的，強迫仲裁的國際機關，如果不照戰爭的性律從事，那就要成爲空設了；但爲獲得這種成效，必須得全世界的同意，才能有有效的仲裁，和相當的處罰。我們現在離這種組織，還似太遠哩，人類性理是永久不變的；最好的法庭尚須警察維持秩序，況其他乎？所以我們祇論未來戰爭給與文明的危機；這種危機給與我們最嚴重的責任，固是使各國都由國際仲裁排解一切爭執；但國際盟約承認現在戰爭權利的確依舊存在着，所以備戰的權利也不能不有。就是一個國家沒有戰爭的權利，而祇得自衛，那末，也得作相當的準備；政府既有權利規定什麼是保衛國家的主要工作，那末爲國民的，祇有接受政府依法規定保衛國家方法的義務了。原來不服從上司命令，在道德立場上所有的影響是很大的；一個團體中如有一人無正當的理由，不服從上司的命令，那末這個團體的力量便要因着這一人的言辭行動而削弱，一個國民無正當的理由，而在關係國

家生存的立場上，拒絕服從法律，那末，國家的力量，也要因着他一人的言辭行動而削弱了。所以教友有服從軍役的重大義務。一九三三年，正月廿七日法國公教進行會的總主教委員會發表宣言說：「愛國是公教由天主第四誡命令教友的一個責任；就是一個真教友應當服從其本國正當的法律，從軍法律和其餘別的法律完全一樣，而且這個責任能成爲特別重要；一則因爲有許多內外的利益，都得由武力保全，二則因爲遇有叛變的嚴重事故發生，那末，誰都沒有袖手旁觀的權利了，在這種問題上，尋常的個人，不能做合格的判官」，因爲尋常一個人，怎能完全通曉政府必須宣戰的一切理由呢？只有更高級的法律，就是天主的法律，能許或能命我們不守國法，也除非所命的事項是顯然與天主法律相抵觸，那末，我們總得良心坦白地服從國家正當的法律。有許多和平主義者主張，以不抵抗主義對付強敵，是種道德上的責任，並且這是以「善勝惡」的惟一途徑，但他們這理由，是不很充份的；他們說這有耶穌聖經的訓諭，但公教確不能接受這種和平主義的聖經學說，因爲公教的超性學士們常竭力主張以武力抵抗武力，且有時能殺死危害人生命的劊子手，這是人類生存的性律。致命聖人，是自己甘心情願爲信德而許人殺害自己生命

的，但他如果願意，儘可以保衛自己。他如果不願意得致命的花冠而如此做，也不犯什麼罪，不抵抗不過是種勸告，並不是個命令，完全像那「去分施你一切所有的，而後來跟隨我」的話一樣，但勸告不爲羣衆却爲個人而發的。因此，「人擊你的右頰而旋以左頰」，「賊取你的斗篷而給與敝衣」的訓言，是耶穌依據性律勸人與人和好，非爲國家而發。

公教人的良心應當和天主啓示的客觀律站在一條直線上的，特地在道德生活上，只有一條主觀的法律，就是人的良心；就是天主的命令在他良心上不很顯明，或者他陷入於不能制勝的錯誤的境遇之中，也不受客觀律的裁制；只要人的良心認以爲這是天主聖意所在，而準着做的，那末他的認識在客觀方面，雖則錯誤，而在主觀方面確仍無罪。聰明的教友好比一種樂器，發了不入耳之音而經客觀的標準改正之後，就會有明朗的態度了；他對於聖經論和平主義的個人主張，如果不參考聖教公共的詮解，那末，在客觀方面比較他不參考最高法院的定決而私自詮解國家法律所有的個人主張，未必更有效力。還有一事，我們不能忘掉的，就是我們拒絕接受一九三一年載在馬辛刀旭 Macintosh 案中的獨裁主義。這項獨裁主義是這樣規定的

，就是：「誰不先期宣誓接受國家用任何名義宣佈的戰爭，不得爲美國的市民！」這就是斯德望代加端 Stephen Decatur 「不論公正不公正，只要爲國」的錯謬格言的影響。有幾種光景之中，戰爭是顯然不公道的，在這種光景之中，我們得用宗徒們「寧聽天主不聽人」的話對付了，因着這點，我們不贊成拒絕一切軍役是保持和平的實際道德方法；這是使人民意見紛岐的原因，因爲大概人，都不贊成這種似可以得和平，而反使國家因不抵抗而遭受敵國蠻橫侵略的和平主義的。我們很願意和平，同時也努力從事於一切正當的和平方法；但這絕對的和平主義，不論其價值如何，我們總以爲和正當的愛國運動有所抵觸，外加這是不服從正當法律的一種護身符，是國家分裂的導線，催促國家陷於一切戰爭和向外來侵略慘禍的嚴重危機。總之，一句，幾時國家臨到危急的關頭，每個國民，不問其勝任不勝任，受過教育不受過教育，都有其天賦的權利和責任，爲自己決定什麼法律應當服從，什麼法律不應當服從。如果一切法律都不肯服從，那便不是人類的正當的自由，却是無政府主義了。

IV 天主教實際的和平工作；在「教務回憶報」上討論實業問題載着一篇論文字叫做「天主教應當視爲對付

普通原則，而不當視為解決特殊問題的機關」是討論天主教的和平計劃的。在這篇論文裏面，沒有什麼神奇的方式，也沒有什麼起死回生的妙藥，足以挽救這患病沉重的世界，改變其面目，而使衆人都努力歸向基多，不過完全是迎合現代人們的思想的一種坦直的解釋罷了，他要個個教友準着他的主張，終身在和平的光明大道上努力邁進，是辦不到的。教宗庇護第十一世看到世界所崇拜以解決和平問題的非公教原則已被人吐棄，永不能成就，便於一九三三年的聖誕通牒裏，依照公教信德，爲世界和平建樹了又清晰又顯明的基本原則：

(一) 生存於世界的人類從那裏來？來自創造世界的主宰，他曾照自己的肖像造我們人類，給與自由理智和永不滅的靈魂。

(二) 在生活大道上前進不停的人群將往那裏去？歸到造物主那裏去；這人類大家庭是全能天主親手造的，應當回到他那裏去，聽他的審判。

(三) 但人類的還有一點比衆不同之處呢，爲實現人類深刻而超性的團結，我們應當瞻仰加爾瓦畧山頂，在那裏耶穌拓着雙手，作懷抱全世界人類的姿勢，他的聖身聖血點滴地流着，以救贖人類中最起碼的一份子，就是踐踏

聖血的人，也在被救之例。所以一個教友不應當說：是屬於一個特別的族類，超越其餘一切族類，却應當說：一切人類都是兄弟，我和他們受造於同一的天主，共達同一的目的；一切人類無論是善是惡，是黑種白種，黃種，紅種，或淺色種人，都是耶穌基多所鍾愛，都是耶穌基多聖血所救贖，所以在這裏，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外教人，奴隸或自由民，我們都是耶穌基多的肢體。這耶穌妙體的神奇而超性的學理，是爲團結世界人類，推進和平最偉大的理証，一切人類都得了解，耶穌先教訓了我們，聖保祿宗徒又繼着他發揚這端道理說：誰領過洗禮的便是耶穌妙體的一部份，耶穌是我們的頭，這真是一種最高尚最神聖的觀念，使全世界一切教友民族，雖則有種族階級的不同，確能緊緊地聯合起來成功一個軀體。

天主教這種思想並非大詩人唐德 Dante 的幻想；他曾主張全世界民族應當有個帝皇保全世界民族現世的利益，而教宗管理他們的神業工作。這也並非國際的共產主義；像汪特魏特 Vandervelde 所說的：「爲實現人類團結，而使一衆國家都隸屬於「一人之下」，那是種可惡的獨裁主義，是種恐怖而殘暴的帝國主義，祇使人心沮喪罷了」，葛斯端登 Chesterton 解釋這個問題却很有卓識，他說：

「要是我們要爲國際人民，先得爲本國人民。所說的國際和平，是各國之間所有的和平，並非把一切國家都消滅之後所得的和平」想像這龐大無垠的人類在界限消除，國家滅亡之後，都是一帝國，或一民主國的人民，那是種抽象的觀念，使人茫無的從，離實際大遠了；因爲人並非是抽象東西，却是個有靈的實在動物；他生存於某一家庭，某一部落，某一鄉鎮，某一城市，某一省區，某一國家。凡關係人類性理，和人類歷史我們都知道，凡關係宇宙的存在和龐大複雜，以及民族的相異和需要，我們也都認識；這種各大陸間的人種和地理的差異，以及同一大陸上各民族的習尚，思想，生活的不同；文化，藝術，智識，文字的特色；群衆所感覺的痛苦，過去的光榮，制度言語，教育等，都能使各國間便利的交通和經濟提攜發生嚴重的困難，使國家畛域分得如此顯明，好像是人性和現世生存的環境必該如此的，無意中形成個和緩的強制的國家主義。教宗良第十三世說：「性律教我們熱心地愛護產生我們，長育我們的國家，以致於每個好國民雖爲本國犧牲，也不顧惜」。不過極端的國家主義，或類似的極端國際主義是天主教所棄絕的；譬如巴黎公教大學的哲學方針論上說：國家主義，如果把國家利益的主要職務看作如最高尙而絕

對的，那便是種危害的錯誤，……將使外教勢力重告復活，而祖國或國家便是應當崇拜的惟一菩薩了。

教宗本篤第十五世根據教宗良第十三世的學理，而向全世界呼籲說：「我們請求國家當局爲着公共利益而互相諒解，並以正義爲引導，仁愛爲伴侶，由磋商的途徑解決一切使他們分離的爭執」。正義和仁愛爲現代的政治家，的確是保持均勢的堅強伴侶；沒有正義仁愛而要希望永久的和平便是幻想，但請記着，單清正義猶不足以有和平；因爲正義不調濟以仁愛，便是地獄，正義雖則是建設和平的主要基礎，但若沒有仁愛的超性水泥是細毫不能爲力的。所以教宗庇護第十一世對於這點常不斷地宣言說：「在基多以外，沒有真實的和平」。教友的本分，是應當盡其所能試行各種方法求得和平，引導人類國家歸向和平的君王，教訓一衆的教友或外教人，祇以責撤肋的歸責撤肋，而不以天主的也歸給他，乘着適宜的時機，力勸他們不相仇恨，而相愛護如同一的在天聖父的子女，如同一的耶穌的弟兄，各階級的教友在新近幾年中，固曾在實際上努力工作祈禱和平的，那末，如果這新世界的大火還沒有延燒到我們身上的時光，我們沒有權利說天主已有一部份垂聽了全世界人的社禱嗎？

歐洲人常指責美國人首先提倡國際聯盟會，而自己却拒絕參加。其實這國際聯盟會，不是威爾遜的主見，却是教宗本篤第十五世在他末年指示於美國總統的。在第十六世紀時光，耶穌會超性學士蘇亞拉 Suarez 寫着說：「全世界各國社會，當着各國都放棄其以武力干涉正義的天賦權利時，都主張有個仲裁機關以保持正義。這仲裁機關，要切實地規定各國的權利，並在他的掌握有強制各國遵守盟約的必要方法」。現在國聯的弱點已經教宗庇護第十一世在一九二二年披露過了。現在的國聯也猶之手中心世紀封建時代的同盟組織；因為現在的國聯，不但沒有充分的制裁，而且牠的進行的計劃都屬空泛，因此牠魯莽地從事調

處工作的成效，比較六世紀前封建時代的同盟組織，也不能有什麼優越的地方，因為牠的生活原則和基多訓諭大相逕庭的。今日之下，教宗不得交惡國雙方的請求，不能，也不願居中調停，因為他是國聯中不需要的份子！怎麼，從事世界和平的真實同志們還不能明瞭，教宗在各國境內都有數百萬人民屬他一人權下，因此他的判斷應該是公正的呢？他的權力能給與國聯奄奄無生氣的制裁以一種道德上的力量，足以控制億兆人的良心，使怙惡不悛的人們，不致縱情肆慾去多行不義呢？那不是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種偉大助力嗎？從事世界和平的同志忽視這點，所以世界雖則渴望和平，而真實的和平終不見降臨呀！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金尼閣到羅馬的使命

自利瑪竇故世後，中國的傳教事業，日益發展；龍華民任會長職，事繁任重，要緊有羅馬方面種種的扶助，所以遣金尼閣到羅馬報告教皇和耶穌會總長，中國教務的一切事情。金公於一六一三年二月中離中國，翌年十二月到羅馬。他到羅馬負有重要的使命，覬見教皇保祿第五時，他上呈奏章，為中國傳教請求各種特恩。但在這個奏章上所說的事，我們現在無從詳細可考；惟在他求得的特恩上，可以畧知一二。就是教皇於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一道諭旨，准許中國教士，用中國文言譯成彌撒經，大日課；神父可念中文經作祭，念日課，并准翻譯聖經等等。這個請求的意思，是要便利我華人，容易成為鐸德，多些神職班，立一國籍的鐸曹。但這個准允，不知何故，未曾實行的。教皇又給金公許多的貴重書籍，使在中國為教士創立一圖書館。我想教皇所賜的書籍現在有存留吧？金公回中國是在一六二一年初。

耶穌傳（續）

原著 Remigio Vilarino Ugarte S. J.

楊堤

九十四 法利賽人的仇視（谷，叁，二

○至三○；瑪，拾貳，二二至三三；路，拾壹，一七至二二。）

法利賽人始終和耶穌作對，尤其在此時他們覺着非常的恐懼和不安。納匝肋的先生已獲得偌大的民望，這簡直是法利賽主義底破壞者。山中聖訓和法利賽人底教訓完全相反。他從自己的學校裡打發十二位穩重的宗徒到加里肋亞四鄉去傳教，他們都是不怕死的，他們中沒有一個倒戈的，他們真是日路撒冷諸位先生和經師的勁敵。

他的民望如河堤倒塌，一瀉千里，將法利賽人底信徒和威權沖倒的都沖倒了，吸收的都吸收來了，對這些好高的人一點臉都不賞。真叫他們不但沒有還架之手，連招架之功都失去了。

一個未讀書的木匠，不和他們聯絡，沒有求他們的准許，竟於數日之間取得了義臘爾人之師的威權，真使他們火上添油！……

從日路撒冷委來了幾個經師，他們來打聽種種經過，

聖教雜誌…… 耶穌傳

他們要盡力地煽惑民衆的視聽，解散他們對耶穌底崇拜，

談何容易！耶穌從鄉間回來總是載譽而歸。他所到之處沒有不沾光的。他講別人聞所未聞的道理，又用種種奇妙的異蹟以鞏固之：例如叫負魔的得救，瞎子看見，啞巴說話，長癩的潔淨，癱子活動，甚至於當着衆人之面只消一句話就叫死人復活……能够壓倒這樣偉大的先知麼？

納茵城復活死人時，衆人都說：「我們當中出了一位大先知，耶和華看顧了他的百姓」。這句話好似烈火之於乾蘆柴，一燃即着，這句話加速度地傳遍了各地。誰能取消如此的民望？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法利賽人和經師們當着耶穌行奇蹟時能够說這不是大能底結果？否則就請他們變一套給我們看看。

耶穌回葛法翁城時，慣常就到自己的平時的寓所，——寓在聖伯多祿或別位門徒家裡。民衆一聽得大先知回來了，都蜂擁而至，將他的寓所圍得水泄不通，他們樂而忘返，甚至耶穌連喫飯的工夫都沒有。

我們不知道是浮來暫去的或是永久之計的緣故，在葛

法翁城住着的有耶穌底親戚，他們一面不大相信耶穌底聖蹟，一面看見法利賽人詭計多端，便怕自己被也轉於漩渦，弄得滿門抄斬，三族共誅，那可不是玩的；他們又感於親戚之故，怕耶穌一旦前功盡棄，不如及早爲之處置爲妥。

他們看見百姓底興奮和表兄弟底民望有增無已時，他們的「怕受連累」亦隨之增加，尤其是在日路撒冷的委員來了的時候，他們積極地謀救人和自救的兩全方法，他們遂拿定要下手的主意，他們一路走一路說：「他是個瘋子，他不省人事」。他們這樣說，無非是「莫須有」的三字獄，他們想這樣可以將他喚回家來，在家中做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庸人，是「明哲保身」的上策。

他們來得不湊巧。因爲正昇那時「有人給耶穌送了一個又瞎又啞的負魔人來。耶穌就治好了他，至子也能說話也能看見了。衆人都驚訝說：「這不是達味之子」？」

當場衆人看見了這個奇蹟都相信近來所聞所見的種種奇蹟的真的。尤其是驅魔一事可以作証他的使命底神聖。

但是在當場有日路撒冷來的探子，有耶穌底仇人經師們，他們聽不慣這樣的讚美，以他們的義務和威權處斷之，這是魔術和迷信，他們對民衆說：「他是有伯爾載布附

着，他是仗着魔王伯爾載布驅魔」。

伯爾載布 (Belechn 或作 Baal-zebub 解說蒼蠅神) 是菲力斯坦人的神，猶太人改作 Beel-zebul，於義爲家神，地獄之王和魔鬼的頭目都稱作伯爾載布，並用此名代替撒但；撒但爲他們是很咒詛的，因此不願稱呼。

經師等冒冒失失地橫加耶穌這個罪名，真是冤枉至極。他們在老遠地議論紛紛，耶穌聽見了，曉得他們的心思，便叫了他們來，給他們取比喻說：

「撒但怎麼能趕撒但呢？凡是一國自相分爭，必至滅亡。一城一家自相分爭，必不能存立。若撒但趕撒但，是自相分爭了，他的國還怎能存立呢？無論如何是要滅亡的

「若是我仗着伯爾載布驅魔，你們的子弟驅魔是仗着誰呢？所以他們就要判斷你們了。若是我仗着天主聖神驅魔，這是天主的國來到你們中間了。再說人怎麼能進壯士的家，搶他的財物呢？除非先拘住那壯士，然後才能搶他的家」。

他作証他驅魔是奉天主名義，由此可見他是天主一黨的或是魔鬼一黨的，他還說：

「誰不偕同我，就是反對我；誰不同我團結就是和我

分散」。

這種冤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它的罰亦是很嚴重的。

「我實告訴你們，一總的罪及一總褻慢的話，人都可以得救；惟獨褻慢聖神，總不得救。無論誰說了反對人子的話，還可以得救；惟獨說了反對聖神的話，今世後世都不得救，而受永遠的罪罰」。

他們說：「耶穌有污穢的魔鬼附着」。

耶穌說：「你們或是說樹好，果子也好；或是說樹惡，果子也惡；因為看果子可以知道樹。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的，怎麼能說善言呢？因為人心裏充滿什麼，口裏就說什麼。善人心裏所存的是善，所說的無非是善；惡人心裏所存的是惡，所說的無非是惡。我還給你們說：凡人所說的一總閒話，在審判之日，句句都要受審判。因為憑你的話可以定你為無罪；憑你的話也可以定你為有罪」。

九十五 獲罪於聖神 (谷，叁，二九至三

○；瑪，拾貳，三一至三二)。

耶穌向經師們說的：「獲罪於聖神，無所禱也」，這句話值得注意一下。這句話為博學聖師不是什麼難題。因為聖教會相信並承認——無人能否認聖教會的道理——自

已有赦一總的罪底權柄，不問是怎樣重多的罪，只要用救

世主耶穌基督所立的聖事方法，就可以獲赦免。耶穌所說的獲罪於聖神，就是承認超自然的奇蹟和事業（這些事蹟本來該歸功於聖神，並作証基督的天主性）。是魔鬼伯爾戴布的事蹟，像這樣的罪是在今世和後世都不得赦免的。

種種解答，數着聖多瑪斯底最好，他說：「所謂反對聖神的罪是不赦的，不是絕對無法赦免的，而是自己不願赦免。有兩種光景，第一種：罪各有罰，人犯罪若是因為無知或薄弱的緣故，其罰自當從輕；人犯罪若是因為存心不良的緣故，其罰無法減輕。反對人子，人子底天主性沒有默示時，看見他是直鼻子橫眼睛和別人沒有分別的人，其罪猶可原諒，其罰亦輕。但是得罪人子底天主性，將聖神底事蹟說是魔鬼底行為，其罪不可原諒，其罰亦重。

「第二種：所謂依自然之理的不治之症者，是病入膏肓，醫藥罔效，雖然天主能够治好；所謂得罪聖神為不赦之罪者，是依照自然之理已絕獲救之路。但是不因着這個緣故，就得不着天主底全能和仁慈底赦免和可憐，因着天主底全能和仁慈罪人可以恢復神魂的健康。如同聖蹟一般」。

意思是說：得罪聖神的罪得不到赦免，不是因為聖教

會沒有赦此罪底權柄，是因爲罪人自己不想求赦。

有兩種緣故：因爲罪大惡極，已無薄弱和無知可言；

尤其是因爲罪的本身的緣故，例如失明者，自然不能看見，剖心者，自然不能不流血，因爲視覺失掉了天生的作用，血底循環失掉了固有的道路；得罪聖神亦是自絕自救之路，因爲何苦要說聖神的奇蹟和事業——應該證明耶穌是天主——是魔鬼的事蹟呢？

此種罪本來得不到赦免，如同瞎子不能看見，剖心者不能不流血一樣。

但是天主用聖蹟可以復原剖去的心，亦可以復原瞎去的眼睛，同樣地天主用聖寵可使得罪聖神的人悔過自新，不過這是一種奇蹟，是非常的超性的聖寵如同使心和眼睛復原都是奇蹟。

得罪聖神的罪是可怕的。

不是同樣的罪而是彷彿的罪，就是耶穌用來證明自己天主性的聖神底奇蹟，他們不說是魔鬼底事蹟，因爲他們不相信有魔鬼，而說是神話是假造是耶穌騙人的法術，說這樣話的是頑梗難化和喪盡天良的人。不幸的人！是他們自絕恢復之路，自塞致義之源，自避自新之機，自閉改過

之門。

當代的無神派和唯理派有時也是因爲這個緣故，他們最容易罪上加罪，不是得罪聖神，就是犯相彷彿的罪。

耶穌說明褻慢之罪所受的審判的嚴重性，爲的他們好好地評論他的人格和行爲和奇蹟，他告訴我們，不但褻慢之罪該受嚴重的審判，即是我們說的不相干的閒話也要和我們算賬。

閒話是不要緊的說話，爲說話的人和聽話的人都沒有好處。

該當注意的一點：爲合理的社交，正當的散心，高尚的娛樂，談諧有趣和使人開心發笑的談話不是無益的。但是不要因此我們就閒話連天，信口開河，一點理由都沒有地說許多白話，白白地就誤天主賞給我們的寶貴的光陰，豈不可惜！「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天主賞給我們寶貴的光陰，是叫我們好好地盡我們的義務和修到成全的地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福從口出」，「多言必失」，這又是我們說話時不可不留心的。我們說的閒話，我們浪費的時光，天主都要和我們算賬。我們所犯的一切的過失都有相當的懲罰。

何謂童貞

徐宗澤

天主之生造人也，生有男女，以之配合，傳佈人類；故男女二性之配合，是天經地義之大道也。然有不婚不娶，守身如璧者；是即所謂童貞。童貞一謂守貞之地位，即士女以自己之貞德獻於天主，而許以守身體之貞，與心靈之貞，而服事天主。一謂未婚之童男童女，善守身心之潔，童男童女茲未論，祇言童貞之地位。

童貞之地位至為高超，至為優越。大凡欲判斷一地位之尊貴與否，須知天主造人之終向為何。聖依納爵在避靜神操論人生之終向曰：天主造人，欲人服事己，讚美己，恭敬己；盡此，則靈魂得救。準此而觀，人之終向，是在事主救靈。故人生於世，其地位更能使人盡事主救靈之本分者，則此地位更為高超而優越。願童貞之地位以其無家庭世俗之牽連，故更能與天主親近而服事天主。聖保祿宗徒謂婚配之夫婦，惟思如何以悅己夫已婦；守貞之士女反是，惟思悅主而已。

至論童貞之地位更能救靈，事理亦至顯明；一因守貞

之人無世俗之牽制，二因守貞之人少世情之危險，三因守貞之人清心寡欲，更能修德立功。此所以童貞之地位高超而優越者有由也。

守貞之地位高超而優越，已如上言；然守貞有體貞與心貞；體貞，即守身不虧，心貞即絕情慾之樂，無論心思言行也。有此體貞心貞二德，并有志願居此地位奉獻於天主；是即童貞之地位。

童貞之地位與獨身主義不同，獨身主義即不婚不娶之謂；而有時所抱之主義，恐非正經者矣。

說者謂：食，色，性也；人不可以無食，色豈可以絕去。答曰：食，所以為維持生命，不可以無之；且避食為性律所禁止。色者，人慾也；人慾可以節制而不用，於維持生命無絲毫之損害，且人愈清心寡欲，制止肉樂，則於一己之德修，更能進展，以色慾近於獸性故。

雖然，色慾固近於獸性，然色，性也；不婚不娶而能貞者，非人性所能為。答曰：絕色固為人性所難能；然有

天主特寵之幫助，難者亦易，豈不見許多貞男貞女終身清
潔如有形天神，此固由一己之潛修所致，而天主之聖寵，
實爲其進德之主要原因。守貞固非人人所能爲，且非人人
所當爲；然有天主之聖寵，未嘗不能助本性之柔弱而優爲
之也。

說者又曰：近日醫學之進步一日千里；由醫學之經驗
知陰陽之調和，爲人生之康健至有關係；不婚不娶於人之
衛生不無害處。答曰：有精於醫理者與子之所言，正是相
反；謂節慾不特無害於身，且有裨益；蓋有節制之生活，
於神經系之安定，至有關係；結婚士女之生命往往有短於
守貞之人者，卽坐此故也。

反對守貞之人又趨前而言曰：子謂天主造男女原爲傳
類，故與人以傳類之方法；守貞之地位不特失去傳類之宗
向，且於一國人口之加增亦有妨害，故守貞相反理性者也
。答曰：子之言似是而非，當有辨別。天主生造男女固爲
傳類，然傳類之職，責之人類全體，因傳類爲人類全體之
公益故，非責之於人人也。守貞之人其數有限，無妨於傳

類，無礙乎人口之減少。且一國人口減少之原因，不在於
守貞之人，而在於社會上別種之罪惡，故何必效杞人之憂
天。

守貞地位，是一個聖召，故士女在選擇之前，須懂明
此地位之尊貴與其責任，不可冒昧從事，不可迫而爲之也
。須思我有能力守貞否？我守貞之理由是否超性的，至少
要合理的；我有何方法以盡守貞之責？最要之點，是要就
正於神師或家長，將我守貞之志願及理由，謙遜而陳述之
，并服從其訓言。

既擇定矣，又當有熱心之習慣，恭敬無玷童貞聖母；
在我思言行中，務使無一毫有不適稱我地位之譴責，且當
有好表樣照耀人前；對於交友當謹慎小心，對於異性之友
，更當鄭重。童貞之人是在世有形體之天神，有天主聖寵
之特助，日就月將，勉爲身清神潔，列於童貞者之林，而
終身奉事天主，孝愛童貞者之母，將來在天堂上能得到童
貞花冠之賞報。守貞之人盍熱心以勉之哉。

耶穌會樞機聖羅培德伯辣彌諾

聖師羅培德伯辣彌諾小時候，便顯露出他穎異的天才，和天主的聖召。他只有三歲的時候，一天，他母親領他到聖堂裏，教他跪在伊身邊，一同祈禱。忽然小羅培德拉他母親的衣袖，指着一幀繪着四大聖師的畫像叫他看，慣常人們畫四大聖師的像，總畫聖熱羅尼莫穿着樞機主教的紅袍子。小羅培德就對他母親說道：「媽看啊，他們教我做樞機主教咧！」他的母親聽了，只當他小孩子胡說，便做個手勢教他不要說話。小羅培德於是靜着不響了，不一會兒，又喊起來，說道：「看啊！看那四個聖師啊！將來有一天我也要像他們一樣！」真奇怪，甚麼都不懂的三歲小孩子，竟會說出這種神奇話，他只嚷着做紅衣主教，那裏知道紅衣主教是怎麼一回事呢？

然而小羅培德將來要做大樞機，也未始非意中事。他的舅父瑪爾則祿蔡維尼 (Marcel Cervini) 那時已做了教宗瑪爾則祿二世了。舅舅做了教宗自然這是外甥做樞機的好機會；這差不多是十拿九穩的。雖則小羅培德那裏會懂得

這些，看來他的一家人總不會想不到，也許他們還這樣期望着，好光大他家的門楣。

後來聖伯辣彌諾棄家修道，也必回想到他三歲時候，無意中說過的話；正因着要躲避崇銜顯職的緣故，所以他便進了耶穌會。因為凡是耶穌會的修士，都要發願不受任何教廷聖職，除非這是出於教宗正式的命令。

可是到了一五九九年三月三日，教宗格肋孟多八世，開了一次御前會議，便把羅培德伯辣彌諾神父，擢升樞機顯職。這位教宗不但下了正式任命，還正式加上了不准推辭的命令。格肋孟多八世說：「我用聽命聖願的名義，命你接受樞機的高位，違逆了就有大罪」。伯辣彌諾司鐸，對於聖教會，實在有很大的功績，所以格肋孟多教宗看中了他，要他做樞機。他年紀很輕的時候，便已在魯文教授神學；衛護聖道攻斥異端，竟使尼各老巴炎 (Nicolas de Baye) 理屈辭窮，開口不得。又做了一部有名的鉅著叫聖教作家集 (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 把聖教四百個名

作家的作品，一一研究，分析，加以討論。後來，他奉召回到羅馬，在教宗額我峇十三世創設的辯論會中，立起講座，所得功效的偉大，竟有些令人一難以置信。他先後的講辭，集成一冊，就給他定名叫辯道集。這書出版之後，公教信眾，歡聲雷動；誓反教徒也就惡聲四起，竟因此特開學院，專門研究怎樣辯駁。英國的女王依撒伯爾，除了創辦了一個「反伯辣彌諾學院」之外，又斥伯辣彌諾算不得是神學博士，嚴禁全國人民去研究他的學說，誰違命，就得處死。像他這樣才高學博的人，自然格肋孟多八世很想把他留在羅馬，便擢他擔任樞機要職。他沒法擺脫，就在無意中應驗了他三歲上孩子的預言。

聖伯辣彌諾於是不得不離開耶穌會院了，可是他心裏覺得多麼痛苦啊！祝聖樞機的時候到了，當別的樞機們剃去頂髮，穿上紫袍的時候，聖伯辣彌諾只是慘然下淚，却不得不脫下那耶穌會士神貧的黑外衣，換上一件紅袍子。然而他決意要保守着他修士神貧的習慣。以前他常常愛做那些卑賤的工作，不論在讀書，教書，當講道師，或是當院長的時候，他常喜歡在飯廳裏端飯菜，在廚下洗碗盪，在門房裏做看門的職務。他曾在蒙道味大堂講道。往往有人來找他，請他指教；有幾個不會來過的客人到院拜訪，

想不到會在門房裏找到了他，便大吃一驚。現在他做了榮顯的樞機，再也不能去做卑下的事情了。當時人們以為聖教會的樞機，好比一國中的王公貴族，起居服用，總該講究些，可是伯辣彌諾謹守神貧，一切都將就；所有桌椅，用具，都非常簡樸，除了修士生活所必需的以外，只有四把絲絨椅，預備同僚來時坐坐；一輛馬車，出門代步，後來覺得萬不得已，才添了一輛。他又把該在他手下供職服役的人數大加減削。本來一個樞機手下，多約有一百來個，至少也要六十來個職員，侍役，才够撥派。聖伯辣彌諾却減到只有三十來個，而且他待他們很像朋友，不像員役。他自己房裏，冬天不生火爐，却叫他們生火取暖。他買那第二輛車子，也是爲了體恤他們的緣故，好教他們下雨天奉遣出外，不致被雨淋濕；有時他怕驚醒他們晝寢時候的好夢，這位好樞機還站着脚尖走路。他說：「他爲我辛苦了，正該讓他們休息一下」。他夜裏忙着料理許多公文函牘，也是爲了體恤他的秘書們起見，使他們省些煩勞。

在他的內心生活上，他也一樣謹守着神貧的志願。他的臥房，依舊是修士們的陋室。他外面穿着毛織品製的外衣，裏面都是些破舊不堪的羈衣，老不肯更換。他怕羅瑪

的司鐸們來拜訪他要破費車錢，就自己去。看他們。幾時他回到他的老家耶穌會，便覺得很快樂，却又說：「神父們要給我的僕從預備茶點，無端教他們破費」。他這樣嚴守神貧，然而當聖教會准許在耶穌會管轄的聖堂裏，爲他的舊弟子聖類思公撒格（曾向他行過告解）舉行聖祭的時候，他也不願妨害神貧的素願，因爲那時他正害着病，要做這台彌撒，必得由轎夫把他抬到耶穌會大堂；本來他很喜欢做這台彌撒，來慶賀他十分愛重的類思；可是爲了免得破費起見，他竟決計犧牲了這個快樂，只要神樂神慰就够了。

聖伯辣彌諾做了樞機以後，尤其是後來又做了加波愛（Capoue）總主教以後，便有各種鉅大的款項，從他手裏經過。真的，這許多錢，在他那裏只是過過手，東手來，西手去，而且多數到了窮人們手裏。本來他除了樞機高位，可以每年用一筆錢津貼他的家屬。他把這筆錢都施捨了，他的家屬一點好處都得不到，不免有些怨望。聖伯辣彌諾便說：「聖教會的財物是耶穌基督的財物；這些財物屬於那些窮苦無告的人們，不是屬於樞機主教們的家屬的」。講到他個人方面，他曾極力要求教宗取消他的津貼金，和一般要求核撥的人們一樣懇切。他自己只留着些必需

應用的錢，便是一點，他也會施捨給人，甯可自己一錢沒有。他到加波愛做總主教，做得不多幾時，那總主教的褥子就出了名；許多人看見他屢次把這條褥子給了窮人。他的管賬員從一個乞丐手裏出錢贖了回來，他又給了人，管賬員便再去贖回來；這樣，再贖再給，竟多到二十來次。便是各國君王送給他的珍貴禮品，也是一樣出路。這聖樞機會寫了一封信給波蘭國某爵主感謝他惠贈了一件珍貴細毛衣，却告訴他這好禮品已經出賣了，好把賣得的價錢施捨窮人。末了，還請他不必再把禮物送給他。這封信至今還保留着。他不要禮物，便是那西班牙大使送給他過聖誕用的幾隻火雞也不要。

作者以爲聖伯辣彌諾不受餽贈，還不只是爲了謹守神貧，却更在保持他神聖的獨立性。他怕對於聖教會不能自由盡職，所以不願意和世俗中的貴顯聯絡往來。這種謙遜的行爲，也是一種清高的表現。

聖伯辣彌諾對於聖教，對於教宗，常懷着愛戴的深情。當他未任樞機以前，他常盡心竭力，攻斥異端，衛護聖教；他入贊樞機之後，每次舉行大會，辯論教理，他總一一參加。其他各項要務，像內部的改良，日課經的修改，聖經拉丁譯文的校正，他也努力贊襄盡心工作。他協助那

駁斥英王雅各伯一世的辯論，便乘機發揮那一教宗簡接治權」的論題，講得十分淵博。那時英國的公教信衆正在被迫宣誓的當兒，聖伯辣彌諾的駁論，便給了他們光照，使他們知道這是邪誓。而且從此以後，伯辣彌諾的大名，便和那教宗簡接治權的理論千古不朽。他反駁惠廉，巴克來 (Guil Barclay) 的遺著教宗治權論，指他那法國教會議員們，來衛護聖道，也是根據着同樣的原理。這回他又挨了一次怒罵。當時便有一本的匿名揭帖叫馬克新 (Tossin) 的出現，滿紙都是謾罵，「這無耻的樞機 這詭辯派的壞蛋 伯辣彌諾王侯的食客，齒牙尖銳的穿山甲：——要求議院議決下令，教劊子手動手燒掉伯辣彌諾的論文。」

正因着他十分愛護聖教會，所以聖伯辣彌諾要使聖教會「一無斑點，一無皺紋，一塵不染」。因此，即使他對教宗說話，也必說得直捷爽快。他祝聖樞機的那天，教宗伸手把他的嘴唇閉上，表示他做了聖座的諮議，該謹口慎言，可是隨後，教宗又把他的嘴唇撐開，表示聖教元首對於左右贊襄人員，要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後來聖伯辣彌諾記起了這個禮節，曾對他的同僚說道：「把我們陞任樞機，是爲要我們直直爽快，貢獻我們的意見」。因此，他講起話來，便是對教宗講話，總是爽快爽快，「

暢所欲言」。他向格朋孟多八世，上了一封很長的奏本，條陳關於選任主教，所有應行改良各節的建議。聖伯辣彌諾在這奏本中臚列事實，詳陳弊病，而且振筆直書，題名參奏，毫不畏憚。我們讀了這篇嚴詞直道的呈文，便不禁連想到從前聖伯爾納鐸替那會做過他的屬下修士，這時已做了教宗的歐日納三世，撰成的那篇令人惶恐的大文章權衡論 (De Consideratione)。這兩篇作品，都是一樣的痛快淋漓，一樣的忠誠耿耿，一樣的愛護聖教。聖伯辣彌諾寫完了這篇呈文，還加上一句用以表示他謙遜率直的態度說：「我寫到這裏，以爲該向聖座表明，好知道我的心跡。我所寫的，都出於至誠，願聖座加恩俯賜察閱」。

不但如此，服從聖教元首的人，也無過於聖伯辣彌諾了。他故了樞機以後，凡屬於理論特見精微的各派學說，他都得參加討論。此刻他對於異端教人不去過問了，却該管着公教信友們和修士們的事：這就說管着那人稱 (De Auxiliis) 的辯論。那時公教各學派正在設法解釋那爲救靈所必需的聖寵，是怎樣作用着；人類自主之權和天主聖寵合作協進，究竟能到那種程度。這問題的解釋各派都可以完全自由。多明我會學派，奉羅奈 (Banez) 爲領袖，提出了一個解答：那比較晚出的耶穌會學派，由莫利那 (Mo-

「已」領事，也另擬了一個答案。聖伯辣彌諾並不偏袒同會，却憑着個人的品評，同意於耶穌會士們的論文，却又依着他平時獨立的精神，在某一要點上，和莫利那著名的卓見相違；這一下就啓了爭端，兩派把各方的爭執向教宗陳訴，當着教宗的面，公開辯論，爭辯得很劇烈。這裏便顯出聖伯辣彌諾的忠誠，和不偏不倚的態度來了。當他與人們，願請教宗確定這一種，或是那一種意見的時候，這位聖伯辣彌諾却對格肋孟多八世啓奏，說兩方面，都找不出有顯明的錯誤，所以我們希望用信理的定義來結束這爭論是徒然的。只有用愛德功夫才解決得了。可是格肋孟多八世起先贊同莫利那的意見，隨後又傾向龐奈，覺得聖伯辣彌諾在羅瑪，他便受了拘束，那時加波愛總主教出了缺，正虛懸着，教宗就委任聖伯辣彌諾去授任。行過了祝聖禮八天以後，聖伯辣彌諾便去履新了；這回的爭執，就擱不提。他此番被簡外放，實在是一「失面子」的事情，但他並不抱怨。過了十八年，教宗保祿五世，解決這件懸案，找不到別的好方法，便依着聖伯辣彌諾所擬具的辦法，解決了事。

這位新總主教被貶到加波愛，心裏並不覺得難受。他到了那裏至少能專務傳教，改良神職班，從事講道，建立

耶穌會樞機聖羅培德伯辣彌諾

善工了。這些都使他回想到他只做着耶穌會士時候的舊生活。他追念着修士的生活，常有一種依依不捨的心情。我們只要看看他和那凡爾登伯爵，兼任凡爾登主教的亨利羅蘭納(Henri de Lorraine)往來的通信，便可以知道了。這位凡爾登青年主教曾對伯辣彌諾訴說他的心事：「退讓了主教職位，去當教宗的顧問，那比加波愛的主教職位，也會對亨利羅蘭納的委託，更爲穩妥。我已經了結了這職位，重新去做耶穌會士，他不能再在凡爾登當主教了；其所以不來這個缺憾，幾時他去會見那些和他同會的青年修士們，他便一再伸說：「我在這會理過了四十年，從不曾知道甚麼是寂寞，可是自從我做了樞機以後，反再也知道甚麼是快樂啦。」凡和耶穌會有關的事情，他一概放在心上。他替耶穌會抵禦仇敵；捐助款項，充聖依納爵立入真福品的費用；努力進行聖類思公撒格列入真福品的立品案件；對於耶穌會長上們，表示尊敬，對於會士們表示友愛，又很留意會士們的規例和習慣，如屬可能，必竭力遵守。因此，人們都叫他「穿紅衣的耶穌會士」。

然而顯職尊位，非但不避開聖伯辣彌諾，還追逐着他，要他接受。格肋孟多去世後，他奉召回到羅瑪，參加新教宗選舉大會。這回他幾乎被同僚們擁上了寶座。當格肋

孟多八世，良十一世，保祿五世，先後駕崩的時候，他曾參與過三次選舉大會，每次他都是「名列前茅」的候選人。教宗恩利格四世沒有被選以前，曾向法籍樞機們提出擁戴他的意見，他說：「你們聽得了沒有，我們大家選舉伯辣彌諾，給聖教會產生一個聖教宗」。聖伯辣彌諾自己却守齋祈禱，露着嚴肅的神氣，教擁他的見了灰心。他這樣祈求着：「主啊，救我脫於被選為教宗之厄」。可是到了一六一四年，九月二十六那一天上，他該準備着一切，便在舉祭中，在聖體前，發了一個願，就是他萬一被選，決不給他的親屬頒賜任何榮銜，顯職，也不賜資財物。

這聖教元首的高位，他終於擺脫了；教宗額我略十五世便准許這個聖老頭兒，到那在聖安德肋基利那（Saint André de Quisinal）的耶穌會初學院裏，度他的殘年。他在那裏，得到了聖若翰伯爾各滿的死耗，無意中，便証實了他個人良心的純潔。聖伯爾各滿在羅馬學院裏死了之後，那院長便來對這位聖樞機說起有人在他的秘密記事冊中，發見了這樣的字句：「感謝天主，我從不曾故意犯過一個小罪」。聖伯辣彌諾想了一會，就喊道：「那麼，誰會

願意故意犯一個小罪呢？過了一會，又說：「至於我呢，我記不得我曾犯過」，接着又說道：我想這要說明白是故意犯；我記不得曾犯罪」。聖若望伯爾各滿在二十二歲上死了，人們便發見他一生純潔無瑕，真是難能可貴。聖伯辣彌諾說着這話的時候却已活到七十九歲了。

這位聖樞機最後一次的病，拖延了五十來天，在臥病的時候，他給了我們最高超的表樣，便是那輕視生命的表樣。他纏綿牀褥長時期的臥病，只是一種冗長的新禱，求天主召他「回家」。等到耶穌會總會長向他宣佈，已到了「彌留」的時候，他很快樂地喊着道：「噢！好消息，多麼好的消息！」他於是常親苦像，又把苦像放在胸前，緊緊抱住。他念了一遍信經，聲音很清楚；隨即很低聲地念着「耶穌！耶穌！」他便去世了。

大殮時候，人們只找到了那從前格助孟多八世給他的件紅外衣，預備替他穿上。這件衣服他穿了二十二年，穿得很省儉；只有兩隻袖頭太破了，不得不換去。這位耶穌會中的大樞機，樂守神貧，別無長物，這件破舊不堪的樞機制服，便跟着他到墳墓裡去了。

傳教報告(三)

吳應楓

親愛的讀者：

我的第二號傳教報告，是貼着阿湖車站郵局，掛號郵件憑單，第八二號寄出的。希望聰明沉毅的綠衣使者，穿過槍林，冒着彈雨，已爲我送到了徐文定公的故里。

竹墩鄉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泥壁的茅屋，矮可打頭。鷄鳴而起，摸出火石，或紅頭火柴，點來石油或豆油之燈，預備做飯。半明半暗的煙燄里，可見一個背着髮髻，掛着耳環，披着襦衣，搖着一雙小脚的婦人，澆油括漿，在一個鋼帽式凸形鏟上，做那荳腐衣一般的玉蜀黍煎餅，一二三，四五六，直做到够纒停。同時凹形鍋里，煮些什麼小米山芋湯，燒些什麼荳芽子，韭菜，辣椒等等。大工就算告成了。於是她的還拖着一條髮辮的丈夫，和幾個眼腐未乾，鼻涕滂沱，瘡癬滿頭的小孩，都來集團大嚼。當這秋收的時季，早餐後，小孩到田野里去放豬；父母則趕着牛車，去起花生，起山芋，收黃荳，收綠荳。看見夕陽在山，倦鳥歸巢，也就滿載而歸。稍爲整理，就吃

夜飯，然後共同躺在繩床上，或乾草上，裹於一條破硬的被里，過他們的黑夜。

看到此地之農村生活，我的腦海里，每掀起下面幾個思潮。

從前的一雙小脚，或有誘惑男子拜倒石榴裙下的魔力；現在呢？大有令人見而作嘔之概。當此國難達到最高峯的時候，女子也當出而抗敵救國。試問三寸金蓮，如何能馳驟四方呢？并且「小脚一雙，眼淚一缸」，戕賊天性，莫此爲甚。希望天足運動，在內地里，能作更普通，更有効的宣傳！

清潔二字，在這裡識的人，連十分之一都沒有。直貫圍子南北的一條大道，幾是醜陋的屋閭。每家房子門前，總有一條明溝，通於大道上。明溝里流出來的，不出牛糞驢溺。所以若你走到那路上去，你不得不掩鼻。他們的家里，隨處可以看見鼻涕痰吐。小孩的面孔，可算終年不洗的，別的肢體，更不言可知。我每看到面清目秀的男女小

孩，爲了他們父母的疏忽，做了一個面貌醜惡的人，我就代抱不平。鄉村的新生活運動，幾時能電雷風行呢？

我到了這里以來，更覺普及教育的重要，而我們中國的鄉村教育，還在幼稚時代。失學的孩童，還比比皆是。這樣，我們的國家，不是將永爲文盲之國嗎？文盲之國，怎樣能圖存於此強權卽公理的黑暗世界上呢？

我在第二號傳教報告里，不是和你們說過，這里有個小學嗎？我每去考問他們所學的東西，覺在這十來個小孩里，兩個有特殊的天資。不過他們風掃地，月當燈的父母，怎樣能予以相當的培植呢？我以爲人才，半是天生，半是人造的。在這地大物博的中國，常聽到缺乏人才的呼聲，什麼緣故呢？天不生呢？人不造呢？非天不生，實人不造。望教育當局，多多設法！

五天一回的集，是種活動市場，集合各種商人於一處，舉行買賣。逢到集，你纔能買些最普通的食物，衣料，用具。甚至你要剪髮，也要等到那天。「有朋自遠方來」若非集日，你就要感到何以饜客的困難。集日天雨，則集亦無形打消。譬如你的錶壞了，你的皮鞋穿了，非送到百里外的海州新浦去，無人能修理。你病，想找個醫生，這里是踏破鐵鞋無尋處的。冬季開始了，你想做些寒衣，也

非到百里外不行。

買賣的媒介物，國幣以外，還有什麼大銅板，本地銀票。我們滬濱的人，初到這里，什麼吊，什麼毛，竟莫知其土地堂。

十月十九日晨，爲了我的驢子，脾氣太壞，且已闖過一回禍，我就問我的會長，借了一匹較小的驢，預備外出巡閱教務。上午十點鐘，陳棧的會長，叫他的長子，到竹墩來，給神父挑行李。午後一點鐘，我踏上驢背，我的隨員，騎了腳踏車，在前引導，向南方面去。

先到官庄，庄上有教友十五家，大半姓顧，尙熱心。已置有茅屋一座，可供住宿行祭之用。喝了一杯茶，看了幾家教友後，就面望陳棧而去。阡陌之間，只見起花生起山芋的男子婦女。矮脚肥壯的黑豬，橫行於四野。放豬的童子，手棒叱叱着。四點半，已達到了目的地，叫苦連天的臂軍，始得休息。

陳棧的會長姓顧，五十一歲，橫着八字式的鬍子，含着一隻旱烟筒，很殷勤地招待我。在他特地爲我預備的房間里，一床，一几，一櫥，一椅，還有幾隻貯麥藏荳的桶

顧會長送進來一盆熱水，裡頭放着一條灰黑的毛巾。

「神父，洗臉」，他說。好好的聲里，我就洗了我的手。至於我的臉，雖掩有征塵，但我未有勇氣，予以掃除。洗臉水後，繼續來了一杯茶，一盒香烟。接了茶，辭了烟，坐在那隻古式的大椅上的我，發現對面壁上，掛着一張耶穌釘死架上的聖像，兩旁，左面貼着一張徐光啓相國的遺像，左面貼着一張一九三七年的週年瞻禮單。光啓的遺像，在這裏任何信友的家里，都可找到。這當歸功於我的前任，女定公的後裔，徐宗敏司鐸。

爲這裏的教友，神父是位大老爺。幾時他來，每盡床頭之金，採辦佳肴旨酒。六點了，晚餐了。八仙桌上，一壺桃林酒，又排着四碗四盆，肉，蛋，細粉，豆腐，豈芽子，山芋，花生，辣椒，正美不勝數。可惜只飽了喂福，我始終未敢動。三塊朝板（麵做的，頗鬆脆，形同朝板，故名）。佐以我自備的奶油，就算了事。我吃好了以後，他們就開始進食。八隻大菜，舉杯相請，看他們非常興高采烈。

我留法的時候，曾管過里昂的華工。星期休沐，拋了書籍，到城里郊外去看他們。有一次，倆個工人定要我同他們一齊吃飯，我就答應了。麵包，牛肉，紅酒，番芋，咖啡，在中國法國話里，在他們狹窄里暗的房間里，吃得

正熱鬧有趣。比這老爺式的吃法，強得多哩！

他們吃好了夜飯，我叫他們來念晚課。在那老頭兒一聲號召之下，妻子兒女，親戚鄰居，都來了。有的跪於小凳上，有的跪於地上，有的伏於蘆蓆上，有的伏於蔬袋上，男子婦女，連大搭小，共十二人。因罷得肋，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名者，亞孟。十字聖號做好後，一拜信天主。開始了。可憐都是南郭先生，在天亞物，當能朗誦，別的經都忘了。賴我隨員的獨唱，總算念了一個新式晚課。念了晚課，他們又念五端玫瑰經。獻求以外，可算是個交響樂。

玫瑰經告筆，我就同他們開始談話。

「你幾歲？我問會長。我今年五十一歲，他答。

你幾時領洗的？——二十九年了。——你的兒女都領過洗嗎？——我一個小孩女還沒有領洗。——幾時生的？——今年六月初四。——這樣，我明天就給她付洗，她的聖名，聖女德。——你看好嗎？——好——還有別的沒有領洗的嗎？——我的媳婦，還沒領洗。——怎樣辦呢？——我想起好了花生山芋，送她到竹墩去保守，預備領洗。——這個小孩的名字叫什麼？——叫小鴨。——聖名呢？——忘了。——初告解初領聖體過麼？——沒有——這個不是叫小雞嗎？他領過聖體沒有？——這個叫小

羊，還沒領。

最後，我給他說：「你們明天要想法辦神工，領聖體」
「是，神父。」

當時我想到聖教法律九一〇條：「在神工架子外，神父不得聽女子之神工，疾病和特殊的情形不在內，然亦需得當地主教的同意」。

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從美洲回國，我搭的輪船，是俄國皇后號。船上有好幾個耶教的牧司，到底公教的教士，只有我一人。太平洋上，波平如鏡，非常太平。我每天六點鐘，做彌撒，有幾個男女教友，也每天來望彌撒。逢到主日，前夕，在佈告板上，你可看見：明天，日曜日，頭等客廳內，八點鐘彌撒，一點鐘舉行禮拜。我記得在船上做過兩台主日彌撒。彌撒前，男女教友來辦神工的，必是十幾人，且有求彌撒的。我的聽神工地，自然是客廳，神工架子，是只沙發。當時所以我能那樣做，因為是個特殊情形。

在這窮鄉僻壤，何來一個正式的神工架子？并且爲他們，恐是告解領主惟一的機會，這自然也是個特殊情形。神父在茅草屋裏，雖無神工架子，一定能聽女子們的神工。到底我想爲鄉下的女教友們，更好弄一個彷彿神工架子

的架子。幾經思索，我找到了一隻篩子，就叫會長用兩根棒子，把它繫於那隻古式的大椅上，很適用。

明天早上，我就這樣聽了，男女教友的神工。接下去做彌撒，在天亞物的聲裏，別有一種欣慰的神情。成聖體經念畢，耶穌已降臨到這陋室。若劉錫的陋室，何陋之有，則這顧姓的茅屋，更何陋之有，且那姓的華堂，可比得到它呢？彌撒後，即爲他的小孫女付了洗。早當換上龍袍，爲天主孝女的小孩，今日纔得到，可喜也可慰。

爲我的早餐，人家給了我一碗掛麵，硬不堪言，未食。別的菜也不對胃口，只得重循舊路，吃我的朝板奶油。『今天逢集，神父去看嗎？』會長問我說。肯定的好字出了口。我就步出圍子。過了一條溪水，人叢之中，有賣柿子的，有賣玉蜀黍的，有賣洋布的，有賣油醬的，有賣黃荳綠荳的，五花八門，不可勝數。我買了四只蒸熟的柿子，聊作游集的紀念。

離集場不遠，有塊空曠之地。向左轉，向右轉，有一隊便衣的壯丁正在受調。兩個教官，穿着壁挺的軍服，戴着雪白的手套，精神很好，賣相也不惡。

惟自中日的風雲開展以來，我隨海東路各站，也是日機的目標，轟轟，飛機的聲音，磅磅，炸彈的聲音，無日

不震盪到我們的耳鼓上。可是抱着堅決的焦土抗戰政策的中華民族，隨日本的大炮飛機怎樣利害，坦克車，機械化軍隊怎樣猛烈，絕不寒心。在前線我魏獅雄師浴血的當兒，我後方無量數的健兒，正在磨礪以須，誓以打擊還敬打擊，恢復我綿繡山河。

九點我們往大石埠，晚間該地的保長，和一個中醫來訪我，要求我在那邊，設立一個小學，以救濟失學的兒童。那個保長，據說，曾當過十幾年的兵役。自他回家任保長以來，村上的秩序，蒸蒸日上。我的宿舍，是沒有門的，繩床上騎了一宵，造化沒有着涼，又沒有樑上君子。彌撒前聽了七個神工，彌撒裏送了八個聖體。那天早上，敵機轟炸新安鎮車站，我們聽得很清楚。村上有個患麻瘋病的人，手指足指，已落去好幾只，看他的情景很可憐。

二十一日，纔吃好早飯，來了兩個穿長衫的少年，推着一輪小車。一問，就知道他們是七埝的教友，來給神父運鋪蓋祭箱的。我把我的兩件東西交給了他們以後，就驅策我的代步，在我的隨員引導之下，向該村而去。

午餐後，我到桃林去看了幾家教友。鄉公所外，在那邊，還有一個縣立的高級小學。校舍是蒼翠松柏蔽蔭下的一隻大祠堂，規模很好。鎮上可以看見很冠冕的瓦房。我

上海出售的桃林酒，原來就產在這裏。

在桃林，人家介紹給我一個馬姓的鹽商；他會有意進教。他給我說：「這裏願意奉教的人很多，不過竹墩路遠，去保守實在不便。若是在本鎮上，造一座堂，則定不少問津的人。我方面，定當盡力幫忙。」我謝了他的好意後，對他說：「開始，最好在鎮上租一二間房子，設個教理研究所。等到教務有了相當的進步，再想法置地造堂。」他也以為然，臨別很殷勤。

在晚課後的閒談裏，我發現一個信友家庭裏，有兩個男孩，一個十歲，一個八歲，都還未領洗。我就問他們的父親：「爲什麼他們還沒有領洗？」——因爲神父不來。——去年的本堂神父不是來過的麼？——是，但他們不懂道理。——爲什麼不送他們到竹墩去學呢？——年紀太小，并且大的還當放豬。

我想了一會兒，深嘆這個小孩，太無福了。若有不測，恐靈魂都要救不着哩！我就當場教他們劃十字，聖號，又教了他們要理六端，聰明活潑的小孩，都能領會。我問他們願如同他們的父母，領洗進教嗎？他們都說願。我就於明天彌撒後，給他們付了洗；大的聖名叫伯多祿，小的保祿。又給了他們兩個顯靈聖牌，望仁慈的母親，格外照

顧他們。臨行，我又苦口婆心地，雖他們的父親，及早送這兩個孩子到竹墩去學道理。他雖答應了，可是實行，又是一個問題。

早餐後，就拾掇行李，欣然賦歸。七擒的會長，牽着我的驢，和別的八個男教友送我到園門，纔道別。

這次的教務巡閱，給了我幾個感想，就寫在下面。

教友雖未失信德，但對於教理經言，沒有相當的認識。燒紙燒香，算命折字，每行之無怪，大有把天主和魔鬼並列之慨。他們的心理，是很簡單的。人家給我說：天主能保護人，恭敬天主的人，將來要升天堂享福。這樣有益的事情，我為什麼不去做呢？人家給我說：菩薩很靈，有求必允。這樣。我又為何不去，燒幾根香，叩幾個頭呢？

我記得當我長松江私立光啓中學的時候，（昨晚接到蔣君霖生的信，說光啓又被敵機轟炸了。可憐的光啓，這次你炸得怎樣？）一天，正當月試吃緊的時候，一個學生，爲了用心過分，忽昏倒於教室之旁旁。我急送他到若瑟醫院裏去求治。經醫生打了兩針，他仍舊不醒，且狂叫不休。他們的父母，就去看鬼求籤。結果，謂他們的兒子，今早上學的路裏，碰到了三個鬼：槍斃鬼，吊殺鬼，第三個鬼的大名，我已記不起了。他們的父母，就到嶽廟裏去

，燒了幾千塊的冥國紙幣，又請了幾個和尚到家念經。過了兩天，我去探望病人。門上，窗上，床上，都貼滿神符。但在他的枕邊，都發見了一個包銅炭木的耶穌苦像。這種現象的原動力，不是我上面所說的心理嗎？

異教通婚，是件很可扼腕的事情。翻開四規冊子一查，有的有寬免，有的沒有寬免，教內外通婚的事件，十家中至少有九家。在這開教之地，這很自然的，但爲了這個，家庭的教友性命，就薄弱了。這裏最習見的問題，是關於婚配的。案頭上苟能備一部「光來自東」的晁伯英司鐸的婚配大著，一定是很有用的。

傳教士當盡力之所能，多去和自己的信友接近。言談坐食。住宿行祭，都是好的。我說多去，因爲他們往往不肯來，且有時實在不容易來。爲這裏，標準的傳教士，是一個年富力强，有犧牲精神，有熱烈神火，能活平民生活的司鐸。

教友們既不肯，我不容易到中心教堂裏來，補救的方法，在擇適宜地點，租一二間茅屋，用一個熱心可靠的男女先生，設立一種機關，它的職務，在引導公教家庭的子女，和有意進教的人，學習經言要理。遇着主日，或別的罷工瞻禮日，則集合當地的教友，念經做瞻禮，藉以維持和推進他們的教友生活。這樣的機關，可逐漸添設。

二六，一一，一九，竹墩。

陸伯鴻先生之慈善事業

袁承斌

路透社上海電：公教大慈善家陸伯鴻總會長，於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在法租界遇暗殺，凶手未獲云云。此間人士聞訊莫不同深哀悼，宗座代表公署秘書高彌爾主教，及陸宜愛司鐸當即去電唁問。全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處，及總部人員名譽會長魏丕治，副會長鄧維屏等銜紛紛設法去電，又決定將擇日在西什庫主教座堂，舉行追思大禮彌撒云。

陸伯鴻先生爲上海公教大慈善家，大實業家。現任中華公教進行會總會長，自中日戰事爆發後又組織全國中華天主教救護總會，被推爲總會長。創辦上海市新普育堂，楊樹浦聖心醫院，北橋普慈療養院，松江若瑟醫院。實業方面創辦上海市華商電車公司，擴爲南市電氣公司，合南市電燈電車爲一大公司，大通航業公司。身任該公司總經理，又任開北水電公司總經理，南市自來水公司總經理。操上海南北市電車，電燈，自來水三大企業於一人之手，其經營事業之魄力，可想而知。此外又創辦大通航業公司，營業極爲發達，又任法租界董事，國際聖體大會常

務員等要職。茲就陸總會長一生致力於慈善事業及公教進行會事業情形略爲敘述於下：

陸伯鴻先生爲清末秀才，十八歲卽游庠，後學法文於耶穌會龔西滿司鐸，受龔司鐸德化入聖母會，從事於慈善及傳教救靈事業。清末滬城大南門外有普育堂，收養殘廢貧病，俗名叫化病院，陸先生每主日下午必前往宣講，施散銅元若干。民初由市議會公推陸先生加以擴充，改建房屋，卽現今之新普育堂。此爲陸先生慈善傳教事業之嚆矢。厥後歷年擴充，分爲嬰孩部，殘廢部，貧病部，男女老人部，瘋人部，獄囚病人部，終年常收養三千餘人，常年經費約需二十萬元，自開辦至今已費至五百萬元，成績方面二十六年來，共收養十萬二千五百二十五人。施藥施診共二百十九萬四千零七十八人。

民國三年起又在楊樹浦開始聖心醫院之組織，初爲施診所，漸形擴充至民國十三年始成設備完全之正式醫院，建築購地費前後共二十七萬元，從民國十三年至今，聖心醫院已收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二名免費病人，施診一百四十

八萬九千九百三十人。每年經費約須十二萬元，病牀有四百。

民國二十二年於上海南郊北橋附近，建築普慈療養院，專治精神病，爲國內唯一規模偉大，新式科學設備之精神病療養院，特請德國修士美國修女分別主持男女部。建築費六十餘萬，可容六百病人。從開辦起至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止，曾收精神病者九百五十三名，內六百五十一名已治愈出院。每年經費約需十萬元。

此外松江若瑟醫院亦係陸先生手創而負責者。又爲北平中央醫院經常費之負責人，另委院長主持之。

陸先生身負上述各慈善及社會事業之重責，每年約須籌劃四十餘萬之經費，平常時有一二十萬之虧空墊款。故於中日戰事爆發前，求事業之永久計，曾發起四百兆基金運動，向全國人士籌劃。今陸公遽遭暗殺。此四百兆基金之事業，我知天主教必生後起者爲之繼也。

陸先生於民國元年成立上海公教進行會，二十五年來，陸先生常爲上海公教進行會之靈魂。會員在會長之督促勉勵指導下，從事宣講慈善救靈工作，成績卓著。會員皆係訓練有素之熱心教友，入會之初須三年訓練，會員每日須默想二刻，看聖書，做省察。每瞻禮七開會，會長念聖

書，會員報告上主日出外宣講之情形，討論並分派翌日出發宣講之地點。每月做聖時，領補贖聖體，每年做避靜三天。會員奉行之口號爲吃苦與服從。每主日服從會長指派，出發宣講，或火車，或汽船或小車，或民船，近者爲本城各醫院，各監獄，遠者一二百里，有四五百里以外者，每有清晨出外，至夜深十一時或翌晨始回滬者。

據民國二十五年報告：上海公教進行會在陸會長指導領袖下：

設有施醫局八十二處（內山東水災臨時施醫局四十處），共施診施藥六十六萬一千二百人。

宣講所一百零五處，宣講會員及雇員九十七人，共宣講二千九百七十六次，聽講者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七人，保守者二千一百一十二人。

會員分赴各宣講所代洗成人三百一十二名，代洗小孩七百四十二名，因宣講所而保守完畢，請神長舉行聖洗者，三百十九名。

會員及受進行會津貼之修女，分赴各處育嬰堂權付垂危嬰孩。計有育嬰堂三十所，除新普育堂及聖心醫院之育嬰堂外，餘皆教外人主持之育嬰堂，計神父付洗兒童三千一百四十名，代洗病孩三千七百九十八名。

會員分赴各處監獄宣講付洗獄囚，計除山東各災區監獄外又有十二監獄，共代洗重病獄囚一千七百七十人。

會員及受進行會津貼之修女赴各醫院宣講，並付洗重病者，計除自己五醫院外，教外醫院十六及災區各醫院各施醫施診所，共代洗一萬七千零五十五人，神長付洗全禮者一百八十九人。

會員赴男女老院宣講付洗重病老人於各地七老院內，共七十九人。

會員於出外宣講時，沿途遇特別情形爲之付洗者，共一百八十九人。

總計會員於一年內共探視病人四千九百五十次，探視監獄二千五百六十五次，施診人數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四人，宣講二千九百七十六次，聽講者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七人，保守教友添二千一百一十二人，付洗人數由神長行禮者三千六百三十二人，代洗小孩一萬五千一百七十四人，代洗成人二萬零一百一十四人。

上海公教進行會於此二十五年內，共獨建聖堂三十三座，助建聖堂九座施診所藥由一處增至八十九處，二十五年來共施診九百六十九萬五千零八十六名，宣講員自十一名增至九十八名，宣講地點自七處增至一百零八處，聽講

人數二十五年合共一百五十六萬二千零七十九名，宣講次數，四十萬三百次，保守者二萬七千零九十四名，付洗人數，由神長行全禮者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四名，代洗成人十六萬五千八百二十名，代洗兒童十四萬二千九百二十三名，於特別情形代洗者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七名。

陸先生於公教進行會內又辦教育事業，計現辦初中一，小學十三，幼稚園二，補習學校一，高級護士學校一，女子護士學校一，女子高級職業學校一，學生共一千七百八十八名，教職員六十九位。

陸先生對於教育事業之經營，曾費極大苦心，惜時遭摧殘，未有更大發展，當民國十四年在南市國貨路新普育堂南首建造宏大校舍，建築費達三十餘萬，開工數載，始得完成，地趾寬廣，規模宏大，能容學生千餘人，請慈幼會司鐸辦理職業學校，厥後因連年內戰，時局不靖，校舍強被軍隊佔用，校務因而停頓，直至最近始得續辦正修初級中學，現有學生二百餘人。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公進大會議決，在滬辦女子高等教育，委陸總會長負責辦理，陸先生於二十五年起建造聖心女子高級職業學校，校舍建築費達四十餘萬，規模偉大，設備完善，有化學，物理，職業實驗室，可容女生五百餘

名，定於二十六年秋季招生開學，因戰事爆發未果，不知校舍得免炮火否？

又因公教男女護士人才缺乏，各地公教醫院缺訓練有素之公教護士，乃設立高級護士學校於新普育堂，招收高中畢業生，爲看護之訓練。女子護士學校亦已設立，現皆因戰事停頓矣。

上海公教進行會所以有斯成績者，會員之熱心服務固爲一大原因，然亦因陸先生之以身作則，任何艱難困苦，皆身當其衝，出外宣講時，所遭危險，所受痛苦，凡會員所能受者，陸會長皆歷次親受。江浙二省傳教會口，完全由進行會員創辦者不少，如浙江某會口十五年前尙無一名教友，今因進行會員之宣講已有教友一千五百餘名。

陸先生救靈心切，從不肯轉易放過爲人付洗之機會。卽在火車上偶聞同行者，因母重病回家，陸先生卽改其路程與之同下車，隨至其家，爲之講道，勸其奉教領洗。平時在任何時間，雖身體疲勞已不支，倘有人用電話報某醫院內有重病人將死，立即起身前往，想盡方法，爲之講勸，必得代洗而後已。遇判決囚犯，得軍法科電話，必棄離一切，立往監內，或候門外，待決囚出門，陪之同赴刑場，勸之進教付洗而後就刑，諸如此類每日有之。陸先生每

年親手爲人代洗初約千名左右，其後增至一千七百餘名。世人謂歷來大慈善家大富豪，捐款數百萬數千萬爲慈善事業者不乏其人。如陸先生自捐籌捐每年四五十萬元之外，雖身負實業商業及各醫院行政管理之重職，仍親自執行，並辦理如此偌大數字之慈善事業，中外人士實罕有其匹云。然陸先生之慈善事業，陸先生之公教進行會，所以能有如斯成就者，第一實因陸先生之聖德所致。茲卽述陸先生之神修工夫：每日必於五點左右起身進堂，至少必舉行二點鐘默想，念早課，虔望彌撒，虔領聖體。且每連望二三台彌撒，尤喜輔彌撒。每日必看聖書，崇修引或遵主聖範，至少一刻鐘。念晚課後必做省察五分鐘。又每日必念玫瑰經至少五端。至於拜聖體念聖母小日課，念誦句等，則除辦事或與人談話，或宣講道理外，終日可謂不絕口。

陸先生喜歡輔彌撒之習慣中外皆知。每進堂望彌撒必先至更衣所內，一視有無輔彌撒之機會，如神父正在穿祭衣，傍尙有輔彌撒者，必爭去輔彌撒以爲樂。卽已有輔彌撒者亦每請爲代，倘獲允諾，引以爲幸，在國內旅行各地時如此，在國外亦如此。當二十餘年前上海董家渡有一老唐司鐸年已九十餘，在董堂養老，因衰弱龍鍾，每做彌撒

約須一小時左右，且必至八點九點鐘左右始上台。堂內輔彌撒之學生傭僕不耐其彌撒之遲與晚，莫肯爲之輔祭者，陸先生遂得每日獨佔爲唐神父輔彌撒。時先生已兼數重職，電車公司總經理，新普育堂總董事，法租界董事，及其他傳教實業事務，已日無一刻暇矣。但爲輔老唐神父彌撒必待至九點鐘後始可出堂，在輔老神父彌撒前，早已輔過幾台彌撒且領過聖體矣。如是者歷五六年，直至老唐神父不能起牀做彌撒逝世爲止，卽此可見其忍耐及對於輔彌撒之虔誠程度矣！其他敬禮聖體，拜聖體，望聖體降福，恭敬耶穌聖心，更爲先生之日常事功。不論有何急事，乘汽車路過聖堂時，必下車入堂拜聖體。遇堂內有聖體降福之日，必驅車前往恭望聖體降福，有時因各堂聖體降福時間之不同，得分別前往，以一日內連望二三次聖體降福，引爲幸事。

陸先生一生事業成功之秘訣爲活潑之信德與依恃大聖若瑟。世界上任何遭遇皆係天主上智所規定，無天主之准，卽一髮之微亦不能下墮。此係公教道理，人人所知。欲其實現於一生言行，則須有活潑真誠之信德而後可；如陸生之信德始可當之。陸先生於創辦任何事業之先，必先考察是否爲天主聖意？是否雜有世俗私意？經熱心祈禱求主

光照之後，再求神長指引允准。爲天主聖意之明准。於是卽決心做去，不顧一切非難，任何阻難不爲稍阻。且困難愈多，認爲魔鬼嫉妬，此事必更係天主事業，將來成功希望亦必更大。每出外宣講時於某地遭遇大困難，會員受過危險着，陸先生更奮勇辦去，必求成功而後已。上海公教進行會各地開辦宣講所，建造聖堂，成立新會口之經過輒相類。而陸會長具此信心，率領會員，克服各種艱難而一底於成。

陸先生與公進會員在各醫院，各監獄宣講，爲人付洗時所遇奇蹟，可稱聖蹟者多不可數計。籌款之奇蹟實屬大聖若瑟。自稱爲大聖若瑟之苦力，常謂創辦世俗事業，除計劃事業之進行外，最要者必先籌備穩妥的款始可進行。創辦天主之事業，只須是否係天主聖意？既是天主聖意，自有天主上智之措置，大聖若瑟爲聖家之長，管理聖家之俗務，聖教會之聖家，聖教會之事業，亦由聖若瑟管理。我爲聖若瑟之苦力，只知奉命做事，欸之有無不必經心，到時聖若瑟自爲籌劃。故陸先生一生常以不名一文而開辦數十萬元之事業。當民國初年上海公教進行會成立後，無會所，且基金亦無着，但陸先生曰：造會所，不數月而三層樓會所落成。同年起造新普育堂，地基百畝，係上海慈

團體公贈，磚即拆上海城垣之半，由市政廳贈，但木料人工分文無着。一日朱先生見陸會長父子以皮尺量木行送來

之松木，抬頭見朱先生謂：木雖賒來亦當計數。今日巧遇，請求新廠定做鐵牀千張，朱先生當時雖首肯，而心想「無錢怎麼辦」！回至廠中，適開設新廠旁之新祥鐵工廠

老板見而謂：聞新普育堂要鐵牀，此小生意讓給新祥可乎？朱先生答以「可，但收不到錢」，不意數月後，新普育堂大規模房屋七座落成，鐵牀賬亦付清矣。楊樹浦之聖心醫院，地基七十餘畝，購時一二千元一畝，向來好許鉅款？令人目瞪口呆，又造房屋一百二十八間，又建新式大醫院一座，看護病人方濟各會女道院一座，可容修女六十位

·建購地費不下數十萬元。當初建時固分文無着也。陸先生依恃大聖若瑟所發聖蹟諸如此類。陸先生一生事業如此，宜乎教宗迭頒勳章，計有額我略都騎尉，聖西爾物斯德助都騎尉，最近之袍劍侍從爵士。全世界得此勳位現只八人，陸先生為遠東第一人。國家方面中華民國之勳章不計外，尚有法國榮譽騎尉，比國王室勳，章意國王室勳章。陸先生已不但為中國之公教大慈善家，抑且為世界聞名之大慈善家。陸先生遭暗殺消息傳布之後，世界人士亦必同致哀悼。但先生雖死，先生之事業不死。我以為先生於最近發起之四百萬基金運動，在天堂上必將有以玉成之也。

中華公教進行會總會長陸伯鴻先生永安

名重華諦岡正欣袍劍加身廣揚聖教

望同徐保祿豈謂死生有命猝遇弋人

徐家滙公教進行會男子部恭輓

揚聖教廣慈救眾正值烽火乍消溘逝悠然瘡痍未復

拯靈魂博愛如公竟陷粹死之厄安排若此巾幗同悲

徐家滙公教進行會女子部恭輓

林驪撰書

將舉行於匈牙利京城布達伯斯特之三十四屆

國際聖體大會

開啟摘譯



聖體大會

此大會發源於法國北部熱心教友地方，將有普及世界各國之趨勢。

藉看這種數百萬男女參加的大會，以及遊行和領主，聖體定然廣施其恩惠於整個的人類。

基多勝利

舉行大會期間，集多數學士於一堂，討論道理，禮節以及研究對聖體之敬禮等等，於是熱心和信德為之一振，

聖教雜誌

將舉行於匈牙利京城布達伯斯特之三十四屆國際聖體大會

九五

七年來於海外（歐洲以

聖外）舉行了七次國際聖體大

會，本年度的聖體大會經常

大會務委員會核准，又輪到匈京

會布達伯斯特了。（一九二四

章年的聖體大會是在荷京亞摩

斯德丹舉行的）

心靈亦受偉大之感動，對於「天主而人」所隱藏於「奧斯底亞」之耶穌作進一步之認識。基多勝利矣！

基多為王

匈國公教人士積極籌備大會之舉行於該京之餘，並邀請全世界教友共同參加此番籌備工作。以準備歡迎基多，萬王之王之降臨。

匈京大會



匈國國徽

為應塞肋地(Cardinal Serédi)

紅衣主教之盛意及副匈國上下人士之厚望，故此次大會地點定為布達伯斯特，藉此良機，匈國人

民將異口同聲高唱謝主之歌，表示對歷代所受天主恩惠之謝忱。匈國于一九三八年亦舉行聖王斯德望逝世九百週年紀念，表示對公教國創立人之景仰，因其聖德芳表，起而則效者踵相接，成聖成賢者大有人在。

世界各國固然有政治上之分歧，但整個人類在和平之王：耶穌聖體足前，因有所謂「聖體是愛德的連繫」，此為聖奧斯定之名言，亦為此次聖體大會籌備會所奉為號召之口號，實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東西各國之聖教遭受種種之打擊，此為最痛心之事實也，如俄羅斯，西班牙，墨西哥等國聖堂與教士均受嚴重之打擊，吾人對於這種種危機，實有群起而攻的必要，在彌額爾大神旌旗之下，應向聖教諸仇作殊死戰！

吾人欲作此壯舉，借助於匈京聖體大會者實多。「吾人心靈中高尙的意思必自由的信仰，自由絕不能忍受任何征服，褻瀆和摧殘；吾人不能忍受一切公教文明制度之根本推翻；吾人不能忍受祈禱儀式之禁止及教育我們的兒童愛耶穌之阻碍：「凡此種種，都是匈國人士所大聲急呼，又在聖體台前所懇切祈禱的。」

不僅匈國人士應如此努力，即全世界所有一切教友均應參加此番工作，共同奮鬥，以期獲得最後之勝利，即打倒仇敵，洗刷聖體所受之凌辱。希望吾人能于一九三八年布達伯斯特聖體大會中取得最大之實力與精神！

布達伯斯特

匈國京城布達伯斯特頗繁華，有山有水，有宮殿，有

湖莊，誠一偉大之都會也，聖體大會舉行於此，實屬錦上添花。馬路長提，湖山如畫，別具一種風光，聖體遊行其間，其情其景，定是可觀。

聖體大會將閉幕於雲霄烟火異采之中，翌晨繼之以聖王斯德望逝世九百週年紀念典禮，舉行大禮彌撒于聖斯德望主教大堂，並有聖王不朽的聖手遊行典禮。

參加此次大會之各地會員，對於匈京布達伯斯特之風光景色以及心靈間所受之神感欣慰，必然要留一種深刻的印象與永久甜蜜的回憶。

大會程序

五月廿三

歡迎宗座代表

五月廿五（瞻禮四）

歡迎各國來賓集會。

五月廿六（耶穌升天）

晨：大會開幕典禮，大禮彌撒，宣讀教宗詔書，代表致詞答謝。

下午：第一次集會。

晚：多腦河上大遊行，聖體乘花轎，周圍由各高級神

長環繞。

五月廿七(瞻禮六)

晨：兒童公領聖體。

下午：第二次公共集會。

晚：音樂及藝術集會。

五月廿八日(瞻禮七)

晨：城中各堂皆舉行各種熱心神工。

午：各國人士分別舉行集會。

下午：第三次公共集會。

晚：男子恭陪聖體。

五月廿九日(主日)

晨：各會員公領聖體。

下午：大會閉幕禮，用各國語無線電播音，教皇代表

最後講演，唱謝天主經。

五月卅(瞻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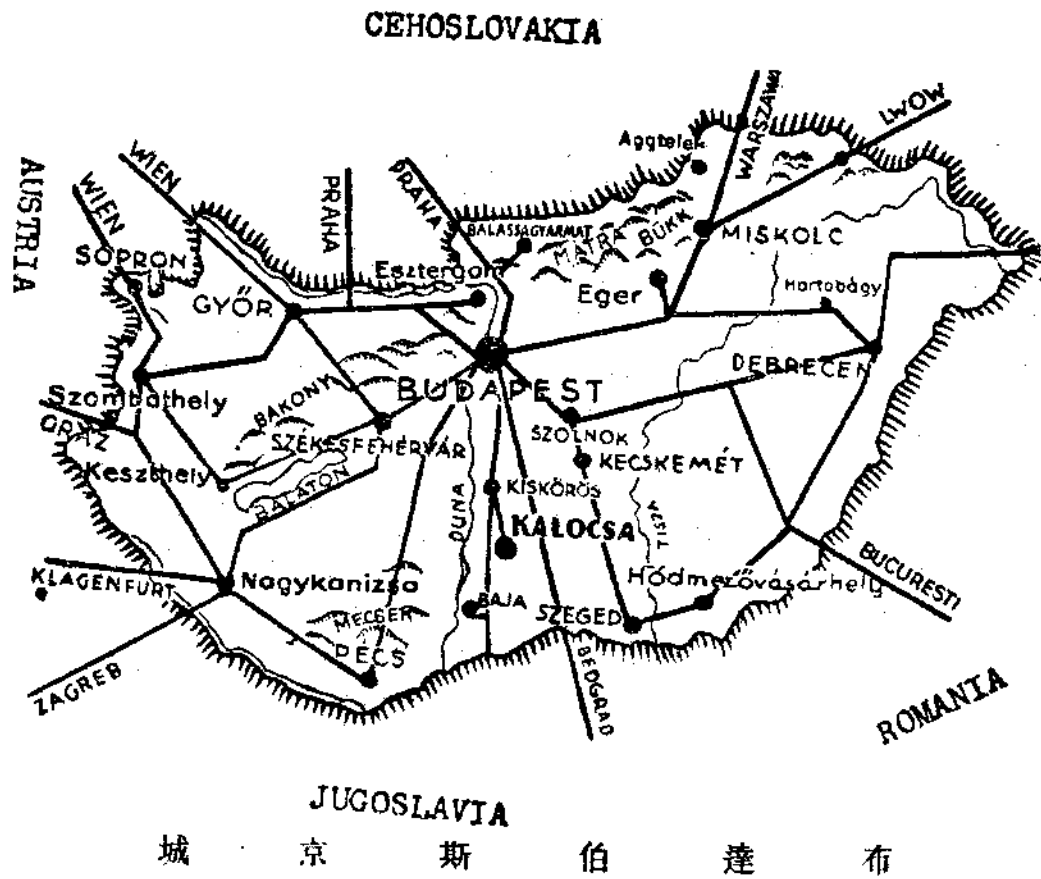
聖王斯德望年開幕瞻禮，國會廣場與聖王斯德望大堂

大禮彌撒，聖王斯德望「聖右手」遊行，歷史戲劇表

演。

聖教雜誌

將舉行於匈牙利京城布達伯斯特之三十四屆國際聖體大會



聖跡叢談

卷三續

景瞻譯

第十三章 愛白路西納城的主教愛

爾古拉諾

新近弗浪利杜主教給我說了一個可記的聖跡，我要書寫出來。主教說：白路西納城的主教名叫愛爾古拉諾，德行很大，名望很重，他是隱修士出身。主教的當主教的時，他的城被高道兵馬一連圍困了七年。這七年之中，許多人民因饑餓難堪，都偷跑了。到了第七年上，這城失陷，高道兵馬闖進去了，闖進去以後，領兵的元帥就打發人報知王子圍城失陷，問對於本城的主教及人民該如何處法。殘王回答命把這城的主教該從頭到足脫了皮，斬了首，把小百姓該殺了。元帥得了命以後，就把主教領到城牆上斬了頭，剝了皮，然赤身露體拋到城牆外。這時有幾個人見主教死的極其殘忍，動了慈心就把主教的頭身安在三齊，同一死小孩埋在一處。

過了四十天以後，刀帝拉虐王出了命令，叫那逃跑的百姓都放心回到本城，不受殺害。百姓得了這個消息，就

都回到自己本城。他們回去以後，因記起主教的聖德來，就尋找主教的聖屍埋在那裏，欲尋出來光榮的，埋在聖伯多祿大堂裏。教友們找着主教的墳墓以後，就動手去開挖。挖開以後，見有一小孩子同主教在一齊埋的。但是小孩子的身子早已臭爛難堪為蛆虫吃了，主教的聖身却完好如初，好似才埋在墓裏的一般。

主教的聖身更可奇妙的是主教死的時候，身首兩分，如今却都合在一處，如同總沒有分離過的一般，連一點痕跡亦不顯。後來衆人把主教的聖屍翻過背後來看，亦不見一點痕跡，且是主教死時渾身上下受了無數的傷跡，如今連一點亦不顯了，好似身上總沒有受過傷的一般。

第十四章 天主僕人依撒各

高道人民起頭的時候，有一個聖德不凡之人名叫撒各。這人住的離斯包來大城不遠，活了很大的年紀，差不多從高道人民起頭至到他們結局。這人有許多我們當中的人認得他，另外的是羅瑪城的一位守貞姑娘名叫厄來高利亞

的。因爲這守貞姑娘年輕時，定了婚姻之期，她不願意出嫁就逃跑到堂裏。那時依撒各就保護下她，把她送利貞女院裏，穿了會衣，守了童貞。這樣厄來高利亞躲避了世俗婚姻，得了天上的淨配。

依撒各還有許多的聖跡，都是愛來五代利五給我說的，這個人很認識依撒各，他說的聖跡亦是可信的，因他是一位誠實可靠的人。他說的依撒各的聖跡如下。

依撒各沒有生在意國，却在意國顯許多的聖跡。他頭次從西利亞地方，來到斯包來大納城，進了聖堂，就求管堂的准許他隨便在堂裏念經，不要逼迫他走，就是黑夜亦是一樣。管堂的准許了他的祈求以後，他就起頭站在堂裏念經。念了一天不夠，又念了一天，兩天不夠又念了個第三天。一連三天三夜的工夫不作別的，就是念經祈禱，他亦不覺困乏。

到了第三天頭上，有一個管堂的驕傲成性，見他天天念經不走，就大動起火的責罰聖人，罵聖人是假善人，欺騙人的人，三天三夜在人面前念經祈禱，欲顯自己是聖人。說了這話，立時又跑到聖人跟前，拳打足踢，往堂外趕聖人，好相趁修院的假善人一般。

他正這樣毒打聖人的時候，忽然報仇的魔鬼附到他身

上，把他倒在聖人跟前，借他的口說：「依撒各把我趕出來了。」因爲那時有個過路之人怪怕他叫個依撒各，不知道，到底魔鬼說了他的名字，說是自己被他趕出來。那時聖人見那管堂的被魔鬼難爲的利害，就竊在他身上，把魔鬼趕走了。

頃刻之間，這事傳的全城都知道。於是男的女的，有錢的沒錢的，都跑來爭的請聖人到他們家裏去。有的是獻聖人土地，請聖人修蓋修院，有的是獻錢，有的是他的能獻什麼，就獻什麼，都是滿心盼望聖人收下他們的獻禮。到底聖人輕看世俗，貴重神貧，什麼亦沒有收他們的，就出城走了，到了一個曠野，修了一間小房，在那裏隱修度日。

後來有許多人因聖人的表樣動了心，都棄了世俗，來山隱修，求聖人收爲徒弟。聖人見他們出自誠心就都慨然收下。後來人數一天比一天加增，有人怕修院沒飯食，就獻聖人產業，求聖人收下。聖人很愛神貧，就堅辭不收說：「隱修人若收下產業就不是隱修人了。」這樣聖人保護神貧之德，如同慳吝人看守財帛一樣。

後來聖人德行一天比一天大，竟能在那地方顯聖跡，說先知話，致使遠近的人知道了。有一天到了晚上聖人

命他的徒弟往園子裏放鋤說：「你們往園子裏放幾根鋤去，放下就快回來」。到了那天半夜起來照常念經時，聖人又命他的徒弟說：「你們到廚房裏去，給我們的工人做飯，早清要便易了」。到了早清聖人命徒弟們把昨天黑夜預備下飯帶上，往園子裏去。進了園子裏一看，見昨放下幾把鋤，今天有幾個幾個工人受苦。但這些工人不是來了爲受苦，來了是爲偷菜蔬。到底進了園子裏以後，天主改了他們的主意，叫他們見地下有鋤，就拿起來受苦，一直受到聖人進來，把那園子裏沒鋤的地，都鋤過了。聖人進了園子裏一看，見他們受苦就向他們說：「兄弟們，你們好罷，你們勞苦多時了，可息息了」。說了這話，聖人命徒弟把帶來的飯，送給他們吃，以解他們的饑餓和困乏。他們吃飽了以後，聖人向他們說：「你們多咱想偷我們園子裏的菜蔬，你們可來向我們要我們甘心情願給你們，到底再不要來偷，犯不公道的罪了」。說了這話，聖人收下他們的鋤，給了他們許多菜蔬，叫他們背上走了。這樣他們來了想白拿，沒有拿上，受了苦才背上回去。

有一次有幾個行路人脫了自己的衣裳，放在一邊，赤身露體，遮的羞恥，來聖人可憐哀矜他們。聖人聽見他們求哀矜衣裳，亦沒，他們，就叫了一個徒弟悄悄的告訴

他說：「你去，你到一個樹林去，在那裏有一把空樹，空樹裏邊，有些衣裳，你給我拿來」。那修士聽命就去了那樹林子裏。去了以後，果然找着一把空樹，空樹裏邊有衣服。那修士就把那衣服悄悄給聖人拿回去。聖人收下衣服以後，就向那求哀矜的人說：「你們來罷！你們赤身露體，沒有衣服，看，這不是衣服麼？你們拿上穿去罷」！那求哀矜的人一見那衣服，見是自己寄放了的立時羞的面紅腫赤，不知如何是好。這樣他們來了想騙詐別人的衣服，沒有騙詐成，反顛倒取了自己的衣服走了。

有一次有一個人想託聖人給他念經，就打發了一小孩子給聖人送去兩籃子東西。到底送東西的那孩子不誠實，就在路上寄放了一籃子，但拿了一籃子東西送給聖人，並說明了送禮的來意。聖人見他送來禮物，就喜喜歡歡的收下，並向他說：「多謝，多謝你，到底小孩你該知道你在路上寄放了的那一籃子東西，你不該冒失動他，怕受他的害，因爲裏邊進去一條蛇，所以你該小心動他」。小孩子一聽那話，不覺心爲之一跳。一時又喜歡又憂愁。喜歡的，因爲脫免了受着蛇的害。憂愁的，因爲在聖人跟前丟了臉。後來那孩回到原先寄放籃子的那地方，就小小心的動着那籃子，果見裏邊有一條蛇臥的。

信箱論法律

澤

逕啓者敝人雖未曾入什麼大學，研究法律，但對於法律，亦稍有知識，凡有民刑事訴訟等，人們去投律師之前，不少有先到敝人處商榷，并且我有時解決許多糾紛事，致免訟者。今我要更進一步之認識，可否請將法律之知識，無論國家的法律，聖教會的法律概要地爲我講解，或指示我研究法，則銘感之至矣。

趙承義

答曰：法律是一合理的命令，爲社會之公益，由有權掌管社會之人頒告之。今將此定義分析而解之：

曰：「命令」，所以示人以遵守之責。曰：「合理」即此命令，根基於理性，悟司審之，欲司諭之也。曰：「爲公益」，因法律導引人得獲成立社會之宗向，故爲全體之利益的。曰：「有權之人」，因祇有權掌管社會之首領能立命令。曰「頒告」，因立命令，必須令屬下知悉其存在，方有遵守之責。

法律與命令不同之點有四：

一，命令可由私人創立，責私人遵守；法律則由公人創立而爲一社團的。

聖教雜誌… 信箱

二，命令爲私益而成立；法律則爲公衆社團之公益。
三，命令之遵守責令個人，無地域之限；法律則不限制某某個人，然範圍於地域。蓋屬下一出地域則可不受拘束。

四，命令，命令之人一死或一職任已完，已不生效力；法律不與創律之人俱亡也。

法律以創立之人而言，由造物主立者曰：神律 *Lex Divina* 由人立者，曰：人律 *Lex humana*。

神律包括性律 *Lex naturalis* 及特律 *Lex divina positiva*，性律天主賜於有靈性之人，由良心以布告知也。神特律是天主之聖意特別以頒示者。

人律包括教律 *Lex ecclesiastica* 及國律 *Lex civilis*。教律由聖教會之最高神長定頒之。國律由國家元首定之。

法律以對象言，分諭律 *Lex praecipiva* 及禁律 *Lex prohibens* 諭律論人行，當行而不行，犯諭律。禁律禁人行，不當行而行犯禁律。并有准律 *Lex permittans* 准人可行也。

人律之成立須有以下條件：

- 一，正經的，即不相反正理，性律等。
- 二，公義的，即合公道的，不為私益利人也。
- 三，能守的，所立之律屬下有能遵守的；過難而力不逮，無遵守之責。

四，有益的，即為公益而立。

立法之權，惟有管治一社會之人有其主權，天主為掌治天地萬物之大主宰，所以有其無限之主權於萬有之上，其餘管治社會之人之權皆來自天主也。除天主外有主權立法者有：

聖教會有教皇，及公會議能立法律令全聖教會當遵守

• 總主教，主教，代牧，監牧等能為各本治教區立法。

國家有一國之元首同立法院或議院制定法律。

法律之對象，凡一切為公共有益者且祇為公共之利益者，能為法律之對象。

守法，凡屬在立法者之權下之人，皆有遵守之責；至

論細則：

性律，衆人皆當遵守，無分大小，蓋未開明悟之小兒亦不能出乎律外。

人律則已開明悟之人，皆當遵守；患神經病，神志欠

健全者，自在律外。

聖教會之法律，凡一衆領洗之人，已滿八歲，均當遵守。即絕罰之人亦有守之之責；異端教人照理亦當守聖教會之法律。

至論國法，人民均當遵守，惟相反聖教會之法律，無守之之責。有神品之人，不受制於國律之裁判權也。

以上所言皆關於法律之總旨，且亦祇言其大概。



問曰：法律人固然有遵守之責，但遵守之責有何大小，或人不能守時，法律亦能解放或弛放否？請示知為感。

龐義才

答曰：法律為有靈性之人而立，人皆有遵守之責。因為有權立法之人，此權係來自天主，代天主而掌治社會，故其所立合理的，并為公共有益之法律，其屬下之人在良心有守之之責。

法律有二觀察點一倫理律，一懲罰律。倫理律，即直接命人該當作一事，或禁一事也；在良心上所以有倫理之責任以遵守之也。懲罰律，雖犯之無罪，（譬如「凡在公園內，不准折花」等等，違者處罰），然可拘捕。識律 *Lex affirmativa* 有常遵守之責，而不為時時遵守。譬如主

日上命人與彌撒，然非每日當與祭也。

禁律 *Lex negativa* 有常當遵守之責，且當時時遵守，
警為竊盜任何時不當犯也。

凡法律所命所禁之事係重大者，遵守之責亦重大；事
小者，責亦小也。

守律之責，如有相當理由，亦能解放，其理由可分為

二：

一，守律之責完全解者：或因特恩准免，*Privilegium*
或因離開法律公佈之地域。

一，守律之責解除一部分者，或因有阻當，或因實在
不知法律之存在。

守律之責除解放外，亦能寬免，寬免即法律在特別之
情景中弛放之謂。

弛放法律之權，有立法權者或其繼續人有之。

弛放之手續或以言語或以記號明白通知之；或以一種
之暗示，或猜度之許可。

逕啓者，法律有時不明瞭，非解說不可；不知解說者
之意見，亦紛紛不明，何種解說可視為正確可從。

周伯文

答曰：有時法律有疑惑處，非經解說不能明白。解說
者，依立法者之意思，釋明其意義也。

正確之釋明 *Interpretatio usualis* 由屬下依沿習之所
知，公衆之意見也。

明人之釋明 *Interpretatio doctrinalis* 即由明白法律之
人之解說。

解說法律亦可以依法律之語句，或依其語句外之含蓄
意。

除上言外，再有所謂 *Epikeia* 者，*Epikeia* 者即以公
平及善意解說法律；明白言之：不是拘泥於法律之語句，
且相反語句；然按立法者之意思而解說法律。

主任司鐸閱貴誌不時見有性律二字；性律是否關於夫
婦間之本分；并望示知具體情形。

陸順忠

答曰：先生大錯而特錯了；所謂性律，即造物主之聖
意，造物主造有靈之人時，銘刻於人之良心上，諭其遵守
萬物之秩序而禁其擾亂。因為造物主所造之萬物皆有一秩
序；如同火之燃，水之流，以及日月行而四時成皆是秩序。
至於有靈之人亦有合於其人性之秩序，就是順靈明之性。
造物主既造天地萬物神人，所以要人承行其旨，是即性
律。此性律是天主永遠之聖意，因為天主不變的，所以性
律就是永律 *Lex aeterna*，以萬物有始言，在受造物方面
言，曰性律。

教中新聞

教皇召見于斌主教并助難民捐

南京于主教此次出國，向歐美天主教各界為本國戰區難民呼援，先抵羅馬，謁見教廷各要員大臣，乘便申明我國此次抗戰之正大光明，收效頗大，教宗且親子召見，並蒙欽賜十萬里拉為急振京滬兩教區內災民之用，于主教又遍訪法、比、瑞士、英國、愛爾蘭各公教名人，為我國難民獲得精神上物質之援助不少，現已動身赴美，諒必有大收穫也。當天主教在羅馬時，我國駐義大使館秘書長朱英先生，特請之為其次女公子付洗，主教忻然允任，即在華諦岡聖伯多祿大堂內行付洗大禮，傳信部大學中外學生多往參與，洗禮畢，在大堂門前合攝一影以誌紀念，按朱秘書長在使館服務已十餘年，精通意文理事有方，為我外交界爭光不少，且朱君對聖教極感敬愛，其本人雖未領洗，而兩女公子皆已領洗，望讀者為彼合家代禱，俾得早日領洗為感。

華盛頓公教大學傍之修會會院達三十六座

(龍光社華盛頓通訊)近有方濟各第三級修會司鐸，於華盛頓公教大學傍，成立會院一座，為會士就學公

教大學，考取學位時之會院，此係華盛頓公教大學傍之第三十六座修會會院，按各修會為會士就學公教大學，考取學位，或準備論文或為考取入學之準備，在大學附近，各分別成立會院，現在美國以公教大學為中心，成為美國公教文化之最高學府，乃有公教文化城之稱云。

俄國鄉民及紅軍武力開放已封閉之聖堂

(龍光社維也納通訊)近據確訊，蘇俄於上次騷亂時，中部農民及紅軍曾武力打開已封閉之聖堂者共有

三百六十座，現在該多數堂內已舉行聖事，且日夜常有人輪流守衛，以防當局者之再行封鎖云，由此可知蘇俄馬克斯無神主義者經二十年之宣傳，及非人道之摧殘宗教信仰，而蘇俄人民之宗教信仰仍屹然不動，且愈久而需要愈覺

迫切。致有此次公然武力反抗。開放封閉之聖堂之舉。又據意國米蘭大晚報之蘇俄通訊。從久住蘇俄者口中。得悉近幾年來蘇俄人民之宗教情緒確已又形增漲。可稱蘇俄宗教生活與教情緒之生活。全國秘密之聖堂已徧滿各地。司鐸則步行各地秘密施行聖事。近又有一種秘密新組織。名環行團。團員步行全國。從西伯利亞至白令海。從巴爾的克海至裏海莫不有其足跡。到處秘密宣傳宗教熱情。到處獲得人民熱烈歡迎。現東正教教士中得免於死者。大部分成爲團員。可知反宗教言行。雖形劇烈殘酷。而宗教運動却有關於青年獲得顯著之進步。蘇俄人民之進堂祈禱者。已非如反宗教者所宣傳之只有老年男女無知識之愚民。但青年工人學生之進堂領聖事者亦日多。有一位蘇俄大學女生對記者稱。同學中對於宗教。雖日聞報紙或教科用書之反宣傳。但皆已抱有清楚確定之觀念。且有多數係反共產主義。反斯大林。反馬克斯主義者。特秘之於心而不肯洩露其秘密耳。其所以反對蘇維埃制度之理由。因蘇維埃制度只知建築偉大工場。而不能使工廠工作。議決多少條件後但未見實行之結果。蘇維埃制度只是犧牲數百萬生命。將其餘人民淪爲奴隸。而爲數萬至多數十萬活動黨員驕奢淫逸之享受而已。

又據一位青年婦女對於婚姻觀念稱。自由結合雖經宣傳爲人類解放之勝利。應視爲馬克斯唯物主義之警譽者。但我同伴中多數於結婚時認爲係一種永遠神聖之結合。並希望有一教士爲之祝福。多方尋覓寧願於破陋聖堂內受司鐸之祝福。如實不獲已時。亦須請一位第三者爲代行祝福云。

天主之指導 (龍光社華盛頓通訊) 羅斯福總統近致
爲和平唯一 函學生和平大同盟之國際和平公教聯
之希望 合會稱。一唯有注視並服從全能天主

我人始希望和平能降臨於國際間及每人之心靈上一云云。美國於停戰紀念日有五十三座公教大學及獨立學院聯名參加學生和平大同盟爲促進國際和平之企圖。全國公教學生認爲欲在國際善意之大道上向前一步。先宜養成人民之真正愛國觀念。而不受彼過狹之國家主義思想所影響。爰印刊宣傳小冊分散國內云。

聖地看守者 (龍光社日路撒冷通訊) 方濟各會士由
方濟各會 歷代教皇之旨意。負責爲巴來斯丁聖
士之工作 地之看守者。即聖地之教務。皆由該
會會士主持。據最近統計。巴來斯丁信奉基利督之教友
有十萬七千左右。約佔全部居民一百二十五萬人口中不及

百分之十。猶太人住居聖地者約有三十萬六千佔全部人口四分之一。回教徒有七十萬。所有十萬七千之信奉基督者。大部分係東方裂教下各種不同禮派別之信徒。至於公教信友。則拉丁禮者佔多數。方濟各會士在聖地者約有四百位。但會士服務範圍不限於巴來斯丁猶太與加利助兩地。即敘利亞。埃及。地中海內塞浦羅斯島。又若爾當河對岸及土爾其。整個歐洲人所稱之近東教務。皆由方濟各會士負責主持者。其間以亞爾梅尼教務最為發達。但夫戰後已全部破壞。至今猶未恢復。亞爾梅尼人民流離四散。成爲無家可歸之民族矣。方濟各會士在聖地內有七十座大小聖堂。多少與耶穌行實有關係者。屬傳信部管理之區域有五十處會口或公所。全體教友約有十萬。語言有二種之多。該會士之最重要工作爲教育事業。現在聖地上有一百座小學。三座公學。學生有四千名左右。公教教育之成績不但爲公教人士所信仰。即回教猶太教人士亦多遣子弟入方濟各會士辦理之學校。此外社會及慈善事業方面。有慈幼院三座。貧苦人民之收容所多處。至於聖京方濟各總院內每日施給麵包。常有千餘人依此而生活云。

四十二年 (寵光社里斯朋通訊) 葡京里斯朋近接葡屬**斐洲傳教之成績** 最近逝世。享年六十九歲。在古邦高傳教

四十二年。爲古邦高監牧二十八年。在此二十八年内教友數由一萬二千增至四萬一千。開監牧先後成立大小修道院。於一九三四年得見第一位本籍司鐸。爲開監牧當初首批歸化者之子。開監牧係法國亞色斯省人。於一八九四年至斐洲。首創加刀高會口。當十八年後。升任監牧而離加刀高會口時。已有五千教友。由此益可見開主教歸化之神速云。

香港恩主教頒

(寵光社香港通訊) 香港恩主教曾於

發關於戰事之

八月三十一日頒發公函於全教區。

第二次公函

對於中日戰事有訓囑。茲又頒發第

二次公函囑教友完盡國民職。尤其對於救護傷兵難民工作。宜盡力所能參加武漢成立之中華天主教救護總會。及紅十字會工作。

按香港教區除香港及九龍附屬地外。於廣東大陸上亦有數總區域。傳教士在鄉村間服務於教育及醫藥事業卓著。去年一年內。學校內學生有五千名。醫院及施診所共醫治病入四萬名云。

全國各地公

(寵光社北平消息) 中日戰事爆發以來

教機關救護

各地傷兵難民擁擠不堪。情形至爲

傷兵難民

懷慘。全國公教機關。本愛人爲懷之

言·羣起爲救護傷兵難民之組織·武漢成立中華天主教救護總會·各省教區皆先後成立分會·學校中男女學生亦羣相組織起來·成立救護總會之青年分會·現武漢各教男女中學已有十二名青年·專事組織勸募救濟各種用品·衣服·食物等·並發起每日一銅幣運動·爲經濟上之援助·

蕪湖公教學校早已成立傷兵醫院·由一位助理修士爲臨時醫師·九江南昌各地仁愛會修女醫院·亦早爲傷兵佔滿·九江方面修女又出外或赴埠上輪船·或於路上爲路過傷兵·施行臨時救護及換藥等事宜·漢陽教區黃石港司鐸修女·日夜在陸軍醫院內爲四百名傷兵担任看護事宜·有幾區傳教士則收養難民或與地方當局合作·維持難民秩序·協助撤退事宜·總之全國各地傳教士及公教進行會會員可謂已全體總動員·爲救護及援助傷兵難民各事宜云·

移動聖堂將運

(龍光社與安通訊)陝西興安監牧區爲方濟各會傳教士主持·近接美國米希康來函·稱該

區蘇司鐸現正在美嘗試新裝置之移動聖堂一座·擬運陝應用·據稱該移動聖堂係裝置於一輛拖車上·可用汽車或其他動力車拖曳而行·車內有祭台一座·有講道台·有廚房·有電燈·有寫字台·及椅子數把·有一部份可以隔離爲聽神工架子·車之一面可改成平台正對祭台

·爲教友望彌撒領聖事之用·神父更衣·及安置祭品祭衣之更衣所·亦有特別指定地點·此外又有藥箱·可供臨時施診之用·於靈魂之需要外·再爲肉軀之救濟·該移動聖堂可住三位司鐸·二位僕人·每日講要理·做彌撒·聽告解·施診·車之行動管理可由二名傭人担任·且保持車內秩序及一切需用品云·

甘肅天水總堂慶 本年(一九三七)十二月八日·爲祝法大司牧晉升 本教區法主教晉升主教·廿五週主教銀慶記 銀慶·今特將本教區法主教履歷傳教史·及本教區慶祝之經過畧記如左·

一 主教之履歷傳教史·

主教法來善·西名 *Salvator Petrus Walliser* 德國偉德福利堡人 *Wieden Erlburg* 生於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廿二日·父母皆誠奉公教·有四姊一弟·及長俱入修會·成主教·司鐸·修女·全家犧牲於主·實所罕見·主教天資聰敏·智慧過人·年方二十·畢業於當時普通應用科學·一八九四年·棄俗入方濟各嘉佈遣會·次年發誓願·一八九八年十月四日發終身大願·永爲方濟各嘉佈遣會士·入會後·主教加意修身·矢志修道·以便來日成己淑人·又力讀神哲等學·晨夕用力·孜孜循勉·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五

日大功告成·榮登鐸品·初奉命管理本會初學會士·一年後·繼於德國本處·任助理傳教之職務·前後奔馳五年·

備嘗艱苦·此後會長見主教愛人熱切·神火特大·於一九

○六年派往嘉羅林羣島為傳教士·不數年鴻功卓著·名聞遐邇·羅瑪宗座聞之·遂特派為嘉羅林及馬利亞納兩羣島之第一任全權主教·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在阿印撒斯

拉堡受祝聖禮·祝聖後主教即返原島·繼續傳教·不幸·

回島未久·歐戰發生·致傳教事業·受累不少·蓋日人盡

將該島德籍中立之傳教士·盡行逐逐出境·主教於日人強迫之下·割愛己羊·一帆渡美·希望時機好轉·再來傳教

·主教在美·除助理該處主教傳教外·又隨時接納友好·

以便作日後傳教後繼之經濟特助員·

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和議構成·但嘉羅林等羣島

·劃歸日本代管·日人又不欲德籍教士涉足其間·故主教

遂於一九二一年·回返德國·再呈羅瑪教宗·另請一區·

以繼其傳教教人之素志·

一九二二年適值聖母聖心會總會長·呂登岸大司鐸·

欲將本會傳教區·接連毗近·遂奏准羅瑪聖座將甘肅全省

退出·聖座即將甘肅南境東境·劃為宗座代牧區·委任法

主教來善為宗座第一任全權代牧·主教聞令心喜·急速渡

海東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蒞任甘肅東境南境第一

任主教·主教蒞任後·大展鴻才·整理教務·前後共十五

年·功德昭著·有口皆碑·計新建大堂十五·小堂五十一

·公教醫院一·明道院一大小修院各一·小學數十處·(

近小學現已停辦)增添教友七千餘名·救人若多·建設如

是·誠開教之元勳也·

一九二九年·主教見隴南隴東·地面廣大·廣袤數萬

里之面積·實難應時巡視·遂呈請羅瑪教宗·將隴東十七

縣劃為監牧區·交西班牙籍方濟各嘉佈道會管理·是為目

下平涼監牧區之產生伊始·自是地域縮小·主教自能確確

裕裕·按時巡閱·故奉州(隴南)教區之發達·正在勃勃猛

進中·目下本教區尚有外籍司鐸二十五·國籍司鐸四位·

外籍會士五位·外籍聖神會修女二十五·國籍農旦博士醫

士一位·傳教員七十·女傳教員十·貞女十七·大堂十九

·小堂七十六·教民六千零九十二名·開前擬後·功績驚

人·我教區有此偉人·實我教區之幸福·

二 本年慶祝銀慶之經過·

當銀慶前數日·有本教區鐸曹數位·組織慶祝籌備會

·預訂慶祝規則及秩序等·故能事前事後·措置適宜·極

為圓滿·並先期函邀陝甘兩省主教參加·陝省主教·多屬

意籍·爲避免德意日同盟之嫌疑·先期辭謝·計到達天水者·只有蘭州漢主教偕慕總鐸一位·平涼高監牧偕西班牙籍司鐸四位·餘爲蘭州平涼及本教區之各團體代表中西司鐸等·齊集天水總堂·實大增慶祝之熱烈·

十二月六七兩日·總堂內修士修女及各團體代表·將總堂內外裝一新·飾以綠門萬國旗幟等·縱橫交叉·五花十色·極壯觀瞻·七日晚八時·公進會等各團體發起提燈慶祝會·燈籠數百·照耀天空·宛如白晝·法主教及神職班就座後·韓宗座侍從進演詞長數千言·細述主教之傳教辛苦經過·並述主教海涵·仁厚等德·次有陳惠民司鐸率衆呼口號畢·即行徐徐散會·

次日(八號)即主教晉升之本日·於前八時三十分·由蘭州漢主教·平涼高監牧及全體教區鐸曹共四十餘人·齊着祭衣·恭迎主教入堂·當時鐘聲·琴聲·歌聲·抑揚共奏·極表歡迎·主教身著褐色大禮服上著短白衣·慈顏蒼鬚·徐徐入堂·在副祭四十餘人環圍之中作謝主大禮彌撒·由司鐸修生·修士界女學生唱經·福音畢有漢主教出而講道·細講主教之權柄及所佩用手杖·戒指等之意義·並訓勸信友以孝愛篤誠景仰等之善情對待主教·聲音嘹亮·語言清刻·極博聽衆之稱讚彌撒畢·仍由衆神職班送回主

教府·

十一時許·行獻儀禮·計有蘭州教區之天神畫像·翩跹欲生·平涼區之對聯·軟匾·紅綾金字·極悅人目·本教區衆司鐸之名論大作·已彙集成冊·約數千頁·公進會及各團體之地氈一幅價二百餘元·聖神會修女貞女等刺繡之紅色祭服一套·手工精緻·洵屬美觀·其餘尚有各團體獻儀種種·不能備載·均關范銘箴副主教·一一介紹·呈獻主教·主教極表忻悅·道謝不盡·

午後一時·公行聚餐慶祝會·會間漢主教以德文講法主教之仁慈·仁厚·寬宏大量等德·高主教以辣丁文道謝本教區指導培植之厚情·並有宏司鐸(西班牙籍)以班文講演·范副主教辣丁頌詞·方司鐸德國方言講演俱博在座之歡騰聲·鼓掌聲·連續不絕·並有鐸曹修士等·隨時奏樂唱歌以助興奮·爲本教區從來未有之創舉·末由法主教答謝詞·遂各自散會午息·同日下午四時及次日午後·並有育英小學及會院女生之表演數幕·輪流扮演以明餘興·

總觀以上兩端——主教之履歷及慶祝經過——一可大表彰主教之傳教偉績·二可稍見司鐸信友之愛戴熱忱·惜因時遇不巧·正值中日戰事再接再厲之狀·主教慈心濟世·決不願過於張皇·故即秘密度過·不過告知各機關·同

時主教深明中華悲壯抗戰之苦衷。故當日慨捐銀洋叁百元。交當地專員公署。以便隨時匯往前方。振濟軍民。愛民之心。真可欽也。

(趙經農)

第一位國籍

(龍光社昆明通訊)雲南蘇爾比斯會司

蘇爾比斯司

鐸接巴黎來信稱。中國第一位蘇爾比

鐸回國服務

斯司鐸。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巴黎

動身回國。至昆明協助該會在華之發展云。按蘇爾比斯會

在遠東只管理二處修道院。一在越南之東京。一在雲南之

昆明。此第一位國籍蘇爾比斯司鐸。係貴州貴陽人。由貴

陽主教派赴法國修道院讀書。後加入蘇爾比斯會。此次回

國直至昆明該會主持之修道院服務。蘇爾比斯修會專以教

育青年神職界為宗旨。歐美各主教區之修道院。多有托該

會會士教育管理者。雲南確守正主教於近年來。亦聘得該

會會士來華。主持昆明之修院教育。而為該會在華第一座

修院云。

川邊甯遠

(龍光社甯遠通訊)甯遠公母營本堂周司鐸

教區之新

發展 建築新聖堂。請包主教前往主持落成禮。

發展

時深山居民。因軍隊出發。不足分配。正

在到處騷亂劫略。旅途頗屬危險。地方當局因派衛兵一小

隊。衛護主教前往。爬山越嶺。辛苦異常。且因山洪發暴

。多次幾頻於危。主教儀仗曾受損失不少。幸能安抵公母

營。其他鄰近司鐸前往者亦困苦艱難之至。坐騎倒斃者有

之。衣服等破碎者有之。遺棄坐騎於道傍而單身到堂者有

之。交通之不便。誠有蜀道難之概。新堂落成禮於十月三

日。附近教內外前來參加典禮者甚多云。

包主教於公母營主持新堂落成典禮後。前往會理為二

百二十名保守教友付洗。協助主教行洗禮者五位司鐸。據

會理本堂賈司鐸稱。尚有二千名保守教友正在準備中。研

究教理學習經文云。會理近年之歸化運動。賈司鐸歸之於

耶穌聖心之降福。因司鐸與教友每月首瞻禮六必共同舉行

聖時云。

聖言會修

(龍光社西寧通訊)青海西寧公會近接印

士越尚喜

度毛烏電報告：哈(譯音)修士 Mr. Conway

馬拉雅山

St. Hanch S. V. D. 已於十月三日安抵毛

烏。按哈修士向在西寧教區內服務。精通西藏語。前當德

國探險家斐希納博士決定為第二次穿西藏。越希瑪拉雅山

探險之舉時。奉長命陪同斐希納博士前往為藏語譯者。此次探

險共歷一年又六個月。曾被和闐西文名 Khoton 上人所擄

。待如俘擄者七閱月。哈修士於此期間。又患肺炎病。幸

獲痊愈。現據哈修士稱。尚覺旅途勞頓。希望於印道聖言

會院內休養幾時。即可完全恢復健康云。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爲憑)

- 十二月廿一日東戰場戰局南北展開 廣州當局否認大鵬灣登陸說 平漢右翼戰況轉寂 蘇聯前駐華大使加拉罕等鎗決 英王召見艾登垂詢遠東問題
- 廿二日大合附近戰事甚烈我軍固守明光 河北我軍反攻順利大名業已克復 國府制定戰時農礦工商管理條例 英總統接見我國王大使商遠東時局 中西人士發起南京國際救濟會 非戰公約發起人凱格洛逝世
- 廿三日百萬大軍參加作戰江南陣線成半圓形 杭垣附近戰事激烈 我軍收復大名後前鋒向廣平推進 英美應付軍艦被襲擊案將組聯合陣線對日
- 廿四日錢塘江實行封鎖杭垣已入戰時狀態 西戰場雙方準備就緒將有大戰 國府名令唐繼堯特子國葬 美政府將再向日提牒文
- 廿五日杭州形勢極危傳已淪陷惟我軍仍守甯橋 張發奎集合各軍攻嘉興 滬各界懸旗紀念雲南起義及蔣委員長脫險 熊希齡在港逝世 美沒收日本漁船
- 廿六日杭州餘杭相繼失陷我軍退守富陽桐廬 魯有渡河日軍趨向青島 日擊沉美艦案美已接受日復文暫作結束 日本國會開幕
- 廿七日濟南已於今晨失陷 青島形勢極爲嚴重日軍沿膠濟路向東 日軍由富陽向南臨安方面有激戰 鄭州豫豐紗廠停工 羅瑪尼亞內閣辭職
- 廿八日日軍攻青島青州泰安均有激戰 日軍由杭州分兩路前進 江北各線無戰事 日對擊英艦案已將覆文送英使 四強將開經濟會議
- 廿九日廣德富陽戰事激烈 山東濰縣方面發生激戰 晉省五台山有劇烈戰事 巴黎各公用事業總罷工 美總統主張多造軍艦
- 卅日魯省我軍扼守濰縣泰安青島電廠電線已全燬 日軍深夜渡錢塘江未遂 大批日機襲廣州 法工潮解決 陸伯鴻氏被人狙擊當場殞命
- 卅一日浙西戰事移至杭州浙東不久將有大戰 津浦線我軍收復餘州 青島我軍警已撤退日軍佔據大公島 英艦颶蟲被擊案已結束
- 一月一日晉北晉東陣線我軍均有進展 魯省戰事昨較沉寂 日軍企圖包圍泰安 日機三十五架四次襲廣九路 今日元旦各界休假 美考慮在領海內肅清外國漁船
- 二日浙西我軍前鋒抵六和塔 國府實行改組 日軍向晉交城朔縣增兵 南昌有劇烈空戰 英相將發揮個人權力調整國際局勢
- 三日蔣委員長表示繼續作戰昨對空軍將士訓話頒給獎章 浙西我軍反攻進入抗垣 津浦線北段戰事我軍守大汶口 我軍便衣隊混入太原擲手榴彈 墨西哥劇烈地震 美國務院將宣布與英國訂立商約
- 四日兗州濟寧形勢緊急日軍兩路窺徐州 大批日機飛漢轟炸京杭路沿線有戰事 八路軍克復紫荆關 美總統演說

外交政策 埃及國會解散

五日戰事重心移隴海路徐州大戰將開始 曲阜失陷孔德成

已抵漢口 我空軍數次襲南京蕪湖 英美對末次談話將

提質問 日政府與大本營召開聯絡會議

六日徐州戰線長五百餘里 津浦線我軍反攻兗州 蘇聯飛

行員二百餘在粵待命 美總統向國會提新預算 澳洲將

舉行大演習

七日濟寧失陷我軍自動炸毀連雲港建築物惟津浦線南段我

軍勝利 日機飛蚌埠南昌投彈 日本新預算超過四十億

元各國增強遠東防務

八日我國最高軍事會議決改取攻勢 青島情形現仍如常商

會催商店復業 德國亟盼中日戰事早息 英美義荷競造

軍艦

九日我軍仍在濟甯日軍前鋒在鄒縣 日機三度轟炸南甯

國府任命張英武為義勇軍總指揮 英國將向遠東增兵

十日我軍反攻濟甯津浦北段戰事激烈 我空軍往廣德轟炸

日軍在青島登陸 日內閣開特別會議決對我國取強硬政

策將召回大使川越 義奧匈三國會議在匈京舉行

十一日我軍沿津浦路反攻 日機三十二架襲漢口 外蒙

劃為戰事區域 日本帝國會議批准各決議案 美國務卿

聲明維持遠東和平

十二日濟甯近郊戰事甚烈 我空軍巨型機偵察松江等地

陳濟棠任國府委員 日本關於和戰所定政策尙未宣布

日本神戶一帶地震

十三日綏遠我軍抵包頭附近 蔣委員長電令取締假借名義

組織游擊隊 蘇俄第一次國會開幕 義奧匈會議承認西

班牙國民軍

十四日津浦隴海兩路將展開空前血戰 日艦砲轟海口及海

南島 韓復榘被扣解漢 日閣議決定發對華重要聲明書

法旭丹內閣提總辭職

十五日兗州鄒縣間戰事激烈 川越大使行將召回 許大使

將自動返國 蘇聯通過修正憲法案

十六日日政府發聲明書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我空軍飛皖

境助戰 蔣委員長表示再決心應戰到底 法國艦艇組閣

不成

十七日我當局對日本宣言認為不足重視決不屈膝求和平

蘇浙皖前線戰事均甚得手 徐州不久將有大戰 孫科赴

莫斯科 法內閣難產勃魯姆組閣又失敗

十八日國府發表聲明書重申維護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決

心日軍集中兵力將兩路夾攻徐州 中蘇當局否認外蒙軍

在察北活動

十九日浙皖兩省戰事我軍在進展中 駐日許大使啓程返國

吳佩孚拒絕參加北平組織 鎮海口封鎖滬甯航路斷絕

二十日津浦路南段日軍佔臨淮關將窺蚌埠 浙江方面我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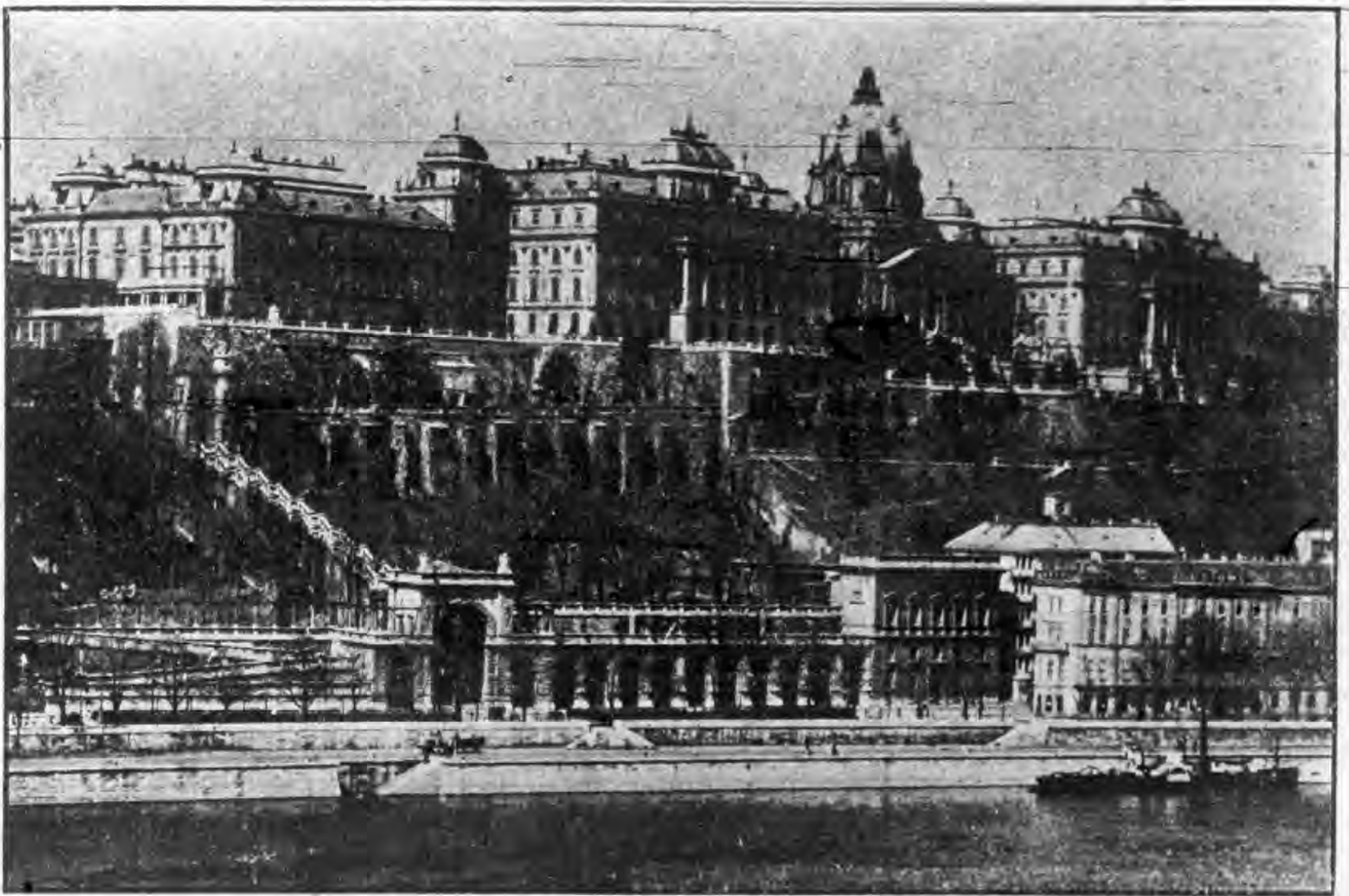
渡富春江 孔院長表示抗戰到底 劉湘在漢病逝 駐日

大使離日赴港 蘇聯議會通過人民委員會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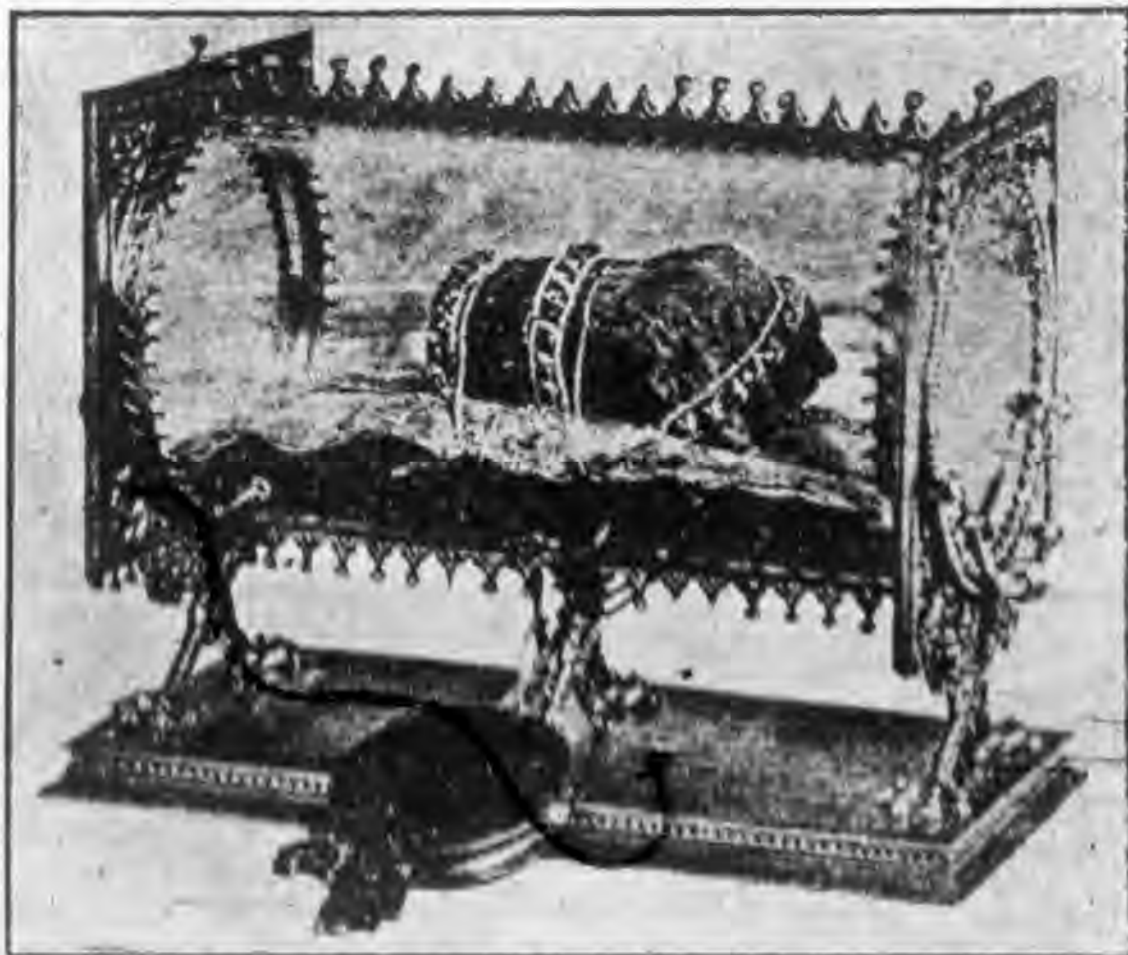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七年二月

上海主教惠

准



匈 牙 利 國 王 宮



匈 牙 利 國 王 聖 德 斯 右 手 至 今 保 存 不 朽



匈 京 聖 王 聖 德 斯 聖 堂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上海土山

灣育嬰堂

訂閱書報部

Service "REVUES"

Revue Catholique 聖教雜誌 一元二角 \$1 20

Nuntius Sac Cordis 聖心報 五角 \$0 50

Cruciata Eucharistica 聖體軍月刊 五角 \$0 50

De subnotationibus, scribendum est ad Tou sè wè, sed in folio in quo nec de libris emendis agatur, nec de alia re, —subnotatoris numerus indicetur

De redactione scribendum est Zi ka wei, libenter transmittit Tou-sè wè epistolas

一 凡來函訂購以上三種刊物，須另書一紙，不可同寫訂購他種書籍或他種事件。

一 凡欲繼續訂閱，或更換地址，須將原封簽條或號碼寄下，否則認爲無效，或作爲新訂閱戶，重登寄發。

聖教雜誌聖心報聖體軍三種月刊均歸土山灣發行凡一切定報或改地址(須將封條號碼抄下)請直接寄至該館准關於通信稿件聖心寶藏求恩謝恩等等請寄至徐家匯雜誌社爲安

本社緊要啓事

聖心報及聖體軍今移設於聖教雜誌社，嗣後 切稿件、通信、聖心寶藏、求恩、謝恩等等，請諸君直接寄至上海徐家匯聖教雜誌社聖心報館聖體軍爲便，或統寄本社亦可。

收買志書啓

逕啓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二千五百多部。惟尚有所缺。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寫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兩單見示。本樓近亦搜集宗譜。亦望諸君代爲採助。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注意○每縣方志有年份不同之多種并有民國新修者仍望採訪通知爲感

聖教雜誌 第二十七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

表價定誌本	數冊	價目	國外	定戶注意
二十	六	一	國外全年	凡訂閱本誌或
一元二角	六角	一角	連郵費二元四角	改換地址須註
			香港澳門	明定單號碼(
			連郵費一元七角	續定者)直接
				寄至上海徐家
				匯聖教雜誌社

目價告廣	等第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廿四元	十五元			
優等	封面底之內面	卅二元	十八元	十元			
普通	正文首篇對面	卅二元	十八元	十元			
登全年者按十個月計算							
如用五色及彩印價目另議							

徵求聖教前賢遺籍通啓

全國聖教同志公鑒查我教中前賢書畫著籍在明末清初出版者甚多嗣因教難散佚罕見敝處藏書樓收存雖有若干頗苦缺乏用特請求各方同志留意採訪如蒙贊助實深感荷再者本年爲李門漁司鐸逝世第二十六年李公藻翰留在人間者當不在少數如蒙閱報諸君惠贈不勝感盼

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